

今文尚書考證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

善化皮錫瑞

皋陶謨第二

虞書

皋陶謨

大傳曰皋陶謨可以觀治僞孔尙書序曰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案續漢書輿服志永平二年

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是今文家合帝曰來禹以下爲皋陶謨之證

史記夏本紀曰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孫

星衍說大戴禮諸志篇子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似解幽

明庶績咸熙是伯夷爲虞史官史遷以皋陶方祇厥敘及夔曰

夏擊鳴球至庶尹允諧爲史臣敘事之文則卽伯夷所述語也

曰若稽古

白虎通聖人篇曰何以言皋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古殷王武丁

又旁施象刑維明錫瑞謹案據此則今文以曰若稽古爲句皋陶

字屬下讀謂皋陶聖人能爲舜陳道以皋陶屬上爲句者誤也書

正義引鄭云以皋陶下屬爲句蓋今古文說同若緯書考河命曰

若稽古帝舜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撻雛戒曰若稽古周公旦雖仿

尙書爲文而失其義陳喬樞據維戒碑訛爲今文說又引白虎通曰若稽古皋陶爲句失之王逸注楚辭惜誦云咎繇聖人也與白虎通義合

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史記曰信其道德謨明輔和以故訓代經文據史記其在道上或疑今文

尙書作允厥迪德桀蔡邕中鼎銘曰公允迪厥德朱公叔墳前石碑曰允迪聖矩陳留范史雲碑曰允迪德譽張立祠堂碑銘曰允迪懿德皆以允迪連文是今古文同段玉裁說本紀信道其德各本作信其道德蓋誤

禹曰俞如何

論衡問孔篇曰皋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言說激而深

切觸而著明也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

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詔曰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王莽

傳曰書不云平惇序九族韋昭國語注曰謂若惇敘九族蓋夏侯尙書作惇敘。今文一作敦序九族。史記曰慎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史記惇皆作敦敘皆作序蓋歐陽尙書字也三國志先主上言漢帝曰在昔虞書敦敘九族表於漢帝曰敦敘九族皆作敦

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今文作庶明高翼。○史記曰衆明高翼

注淮南修務訓云厲高也茲爲已者釋詁云茲已此也疑今文本作已或史公以故訓代之

禹拜昌言曰俞。○史記曰禹拜美言曰然中論貴驗篇曰禹拜昌言

亦作禹拜黨言。○段玉裁說古文尙書作昌今文尙書作黨僞孔

傳訓昌爲當益稷釋文當丁浪反本亦作黨當蕩反引李登聲類

日譌言善言也孟子趙注尙書曰禹拜黨言此今文尙書作黨之

證也班固西都賦云譌言宏說李善注引字林譌言美言也音黨

孟堅亦用今文尙書耳譌逸周書作黨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荀

子非相篇博而黨正注謂直言也又見張平子劉寬二碑玉裁謂

平子碑黨言允諸劉寬碑前云朝克忠譌後云對策嘉黨可見漢人黨譌通用古昌黨音同如閩閩子雲賦作閩閩鼓聲不過閩閩即璽字可證此古文作昌今文作黨音同義同也說文曰昌美言也从日从日與字林譌字訓同然則昌本字黨假借字也陳喬樞說作譌作黨者蓋大小夏侯之本也其歐陽尙書但作昌字觀史記夏本紀云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作昌字可證此歐陽尙書之同於古文者也錫瑞謹案漢書敘傳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譌言又述董仲舒曰譌言訪對爲世純儒班孟堅用夏侯尙書則

夏侯本作謹
陳說是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史記曰皆

其難之鹽鐵論論誹篇皋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白虎通封

公侯篇引尚書曰惟帝其難之。今文一作惟帝難之。漢書武

帝紀元狩元年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

之後漢書虞延傳顯宗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東觀書同論衡定

賢篇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

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

能知賢者誤也又是應篇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又答佞篇書

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雖兜大佞大聖難知大佞何易

之有引經皆無其字蓋三家文異惟帝其難之乃禹所言而武帝

詔以爲皋陶對禹鹽鐵論亦以爲皋陶對禹者蓋以其在皋陶謨

中卽以爲皋陶言不加分別如漢人引用論語皆以爲孔子之言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漢書薛宣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

則哲能官人後漢書楊秉傳秉上疏曰皋陶誠虞在於官人。今

文一作知人則哲。漢書五行志引作哲師古注云哲也。能知

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爲智也蓋三家
今文有作哲者史記作智用故訓字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後漢書孝順帝紀詔曰書稱安民則惠左雄傳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於人宜

之道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貴在知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風俗通義過譽篇歐陽欽教引書曰安民則惠懷之

能哲而惠

○今文作能哲能惠○錫瑞謹案史記曰能知能惠知字用故訓代經能惠字亦作能與上能字同則今文尙

書也漢衛尉卿衡方碑云能哲能惠哲字與漢志合能惠能字與史記合皆用今文尙書又尉氏令鄭季宣碑云能惠者也亦作能字○一作能哲且惠○江聲說而當爲耐據史記作能智能惠則此而實是能字依古文當爲耐也錫瑞謹案淮南秦族訓引書曰能哲且惠則今文尙書有作且字者且與而義近而字不必定作耐也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史記曰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

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集解鄭元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陳番樅說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與鄭注同皆以佞人爲指共

工此古文說也論衡答佞篇云驩兜大佞悞國篇云三苗巧佞之人據此則今文說以巧言令色孔王卽指驩兜有苗言之不以佞人爲共工也錫瑞謹案淮南脩務訓引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驩兜何遷有苗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無下何畏乎句似亦以巧言令色孔王卽指驩兜與有苗也白虎通論隱惡之義兄弟引周公誅四國父子不引禹鯀而但引論語是今文家無禹爲父隱之義後漢書鄧暉傳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王不行又曰暉不忠孔王是亦以孔王爲佞人非共工。今文一作何憂驩兜何遷有苗。淮南引書無乎字

皋陶曰都

今文作皋陶曰都俞。史記作皋陶曰然於段玉裁說於卽都也都上有然則今文尙書多俞字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今文作亦言其有德。史記曰亦行有九

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始事事以故訓代經亦言其有德無人字今文尙書本無之也論衡答佞篇曰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據仲任說則乃言當作考言乃形近疑今文有作考言者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今文作愿而共。史記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

無禹曰何皋陶曰六字史公省文段玉裁說夏本紀作共疑本紀是也共讀爲供謹愿人多不能供辦能治人多不能敬慎德與才不能互兼也史記恭敬字不作共卽堯典允恭象恭可證今文尙書作愿而共勝於古文尙書。一作寬而慄。衡方碑作寬慄

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史記亂作治塞作實川故訓字

彰厥有常吉哉

○今文作章厥有常吉哉。史記作章後漢書鄭均傳元和元年詔云書不云平章厥有常吉哉其

賜均義穀各千斛注云章明也吉善也言爲天子當明其有常德者優其廩餼則政之善也或出今文家說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今文作蚤夜翊明有家。史記曰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段玉裁說今文

尙書作翊也翊同翌爾雅翌明也翊明重言之猶無逸之皇暇也錫瑞謹案華嚴經音義七十四卷下引尙書大傳翊輔也似解此經之傳則今文作翊是也然大傳以翊爲輔與段說不同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翊明其政與史記文正合乃今文作翊之明證史記於夙夜維寅夙夜出入朕命皆不作蚤夜則此云蚤夜乃今文尙書本文非故訓字也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

○今文作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翕受普施。史記祗

作振邦作國敷作普皆今文尙書也祇振雙聲如盤庚震動石經作祇動費誓祇復無逸祇懼魯世家作振復振懼皆祇振通用之證普與敷音義通說文云肅持事振敬也亦用今文尙書

九德咸事

東觀書曰章帝初卽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魏受禪碑九德旣該疑今文家有

以九德屬君德者漢書王尊傳曰三公典五常九德後漢書楊震傳曰方今九德未事班固薦謝夷吾曰行包九德蔡邕太傅胡公碑曰九德咸修陳太邱碑曰兼資九德汝南周巨勝碑曰備九德廬江太守范式碑曰九德靡爽皆不以九德爲君德

俊乂在官

史記鹽鐵論論衡後漢書楊震傳皆作俊乂在官蓋歐陽尙書作乂史公王仲任楊氏父子皆習歐陽尙

書者也中候曰文命盛德俊乂在官。今文一作俊艾在官。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經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孫星衍說釋詁云艾長也厯也郭注云艾長者多更厯俊乂言大臣耆老也漢書孔光傳詔曰誣愬大臣令俊乂者久失其位又云今年耆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是俊爲大艾爲老也周語耆艾修之韋昭注云師傳也師師相師法也見漢書敘傳高平師師注引鄧展說西京賦薛綜注荀子致仕篇曰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謂師法俊艾也錫瑞謹案今文尙書乂多作艾漢碑亦多

作艾樊敏碑書載俊艾李孟初碑劉俊字叔艾王褒聖主得賢臣
頌云俊艾將自至是俊艾字作艾之明證漢書作艾蓋用夏侯尙
書谷子雲言未有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似
以俊訓賢艾訓治與孫說不同不必從孫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史記曰百吏肅謹鹽鐵論刺復篇云尙書曰

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
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是也中論譴交篇云其爵之命也各隨其
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孫星衍說公卿謂俊父大夫謂百僚士
謂百工也史公說百僚百工俱爲百吏者詩傳云工官也師師爲
肅者釋詁云肅肅敬也師肅聲相近時爲謹者王逸注楚辭云謹
善也時亦訓善義同錫瑞謹案漢官舊儀云漢拜丞相御史大夫
皇帝延登親詔之皆曰朕鬱于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則師師
與兢兢義近故史公訓爲肅蔡邕薦
皇甫規表臣聞唐虞以師師咸熙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今

文作亾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漢書王嘉傳嘉
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亾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讀曰傲陳喬樞說案以無毋三者古通佚與逸同幾者機之消文機謂發動所由也王嘉傳引教字作教當亦三家尙書之異文故與史記夏本紀及後漢書陳蕃傳所引不同師古集注讀教爲傲以傲慢解之疑亦襲漢書舊注之音義也錫瑞謹案以教佚欲爲句有國當屬下讀師古斷句非是。一作無教逸遊。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諫曰故皋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桀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者乎袁宏後漢紀陳蕃上書云皋陶誠舜曰無敢遊佚卽後漢書之疏敢疑教字之誤佚遊作遊佚則字之倒謝承後漢書云陳蕃諫桓帝曰故皋陶戒帝無敢遊亦卽此一疏也蓋今文說以逸遊爲敢遊漢書韋賢傳諫詩曰邦事是廢逸遊是娛引此經也史記作毋教邪淫奇謀孫星衍說史遷說佚爲邪淫者方言云佚淫也故云邪淫欲爲奇謀者古欲或作欲禮器注引詩匪革其猶詩文王有聲猶作欲猶與欲聲形亦相近釋詁云欲謀也故云奇謀欲又作游與欲通周禮師氏貴遊子弟注杜子春云遊當爲猶。兢兢一作矜矜。三國志王基傳基戒司馬景王曰天下至廣萬幾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以待旦也兢兢聲同疑三家異文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潛夫論貴忠篇曰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至于小司莫

非天官也中論爵祿篇曰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後漢書劉元傳李淑上書曰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馬嚴傳嚴上封事曰書稱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是漢儒皆以此爲代天官人之義論衡紀妖篇曰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春秋說云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是爲九卿二十七大夫內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焉此今文家法天建官之說也史記云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而王莽傳太后下詔言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引天工人其代之爲居攝義此傳會之說非正解。今文一作毋曠庶官。漢書孔光傳策免光曰書不云乎毋曠庶官論衡藝增篇曰尙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寔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一作天功人其代之。大傳曰書稱天功人其代之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漢書律歷志曰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以終天地之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也言聖人稟天造化之功代而行之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

恭和衷哉

蔡邕中鼎銘曰同寅協恭以和天衷則今文說和衷爲和天衷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禮書引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績宗彝藻火山龍

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哉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

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孫星衍說今文說

五服爲五章蓋秦滅禮學郊祀之服易以衿玄伏生猶見先秦制

度傳授其義似較可信至漢與服志稱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

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從大

小夏侯氏說鄭氏據此爲說則漢時章服亦不能證明古義矣大

傳引此經文而說之以自天子至士皆有山龍者釋言云袞黻也

周禮司服袞冕注鄭司農云袞卷龍也袞自天子至士總名之服

故爾疋單舉之廣雅云山龍彰也亦舉山龍以該五章則今文家

謂自天子至士皆有之說也錫瑞謹案歐陽說乘輿備文日月星

辰十二章大小夏侯氏說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

蟲七章皆備五采則是歐陽說冕服章數以十二九七爲節大小

夏侯說冕服章數天子至公侯以九爲節卿以下以七爲節皆與

大傳言五服五章不同此三家今文之背其師傳者以五經次序

而論尙書應列周官之前而明帝詔首舉周官則當時必以周官

爲重故三家博士變今文尙書之師說以傳會周官不知周禮非
可以解虞書經明言五服五章不得有十二章九章七章之制鄭
君據周禮以推虞制其義正本於歐陽夏侯後世皆從鄭說不知
亦本於三家博士然皆非伏生之義也白虎通攷黜篇云言成章
行成規卷龍之衣服表顯其德亦不及日月星辰也漢書王嘉傳
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
天爵人尤宜慎之引書與今本同後漢書應劭傳曰尙書稱天秩
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蓋合上文引之非必今
文異本胡廣傳亦曰

五服五章天秩所作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潛夫論述赦篇曰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

有罪五刑五用漢書刑法志曰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
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
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
朝其所繇來者上矣錫瑞謹案班氏引國語文乃古文說故與大
傳今文說唐虞象刑不同御覽引大傳云古者中刑用鑽鑿疑是
甫刑傳文所謂古者謂夏用肉刑之時非謂唐虞也。今文一作
五刑五庸哉。後漢書梁統傳統對曰臣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
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用作庸與

史記諸書不合
或據夏侯尚書

政事懋哉懋哉

。今文作茂哉茂哉。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日書云茂哉茂哉勉彊之謂也爾雅釋詁茂勉也

郭注書曰茂哉茂哉釋文云茂哉或作茂才蓋三家今文之異郭氏襲用漢人舊注所引書乃今文尚書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

經五緯尊顯術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立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孔光傳曰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今文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達作通。故本作

畏釋文云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鄭注周禮引書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鄭注禮在贊書之前所引尚書是當時立學官之本則今古文皆當作威也達今文皆作通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

白虎通聖人篇曰皋陶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蔡邕獨斷曰朕我也古者尊卑共

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皋陶與帝
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此其義也史記曰吾言底可行乎蓋消文
據白虎通獨斷則
今文尚書有惠字

禹曰兪乃言底可績。史記曰禹曰汝言致可績無兪字或亦消文

皋陶曰子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今文子作余。史記曰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孫星衍

說史公以贊爲道者周語內史贊之韋昭注云贊道也道謂導之張守節正義云贊於古道非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史記曰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

言據史記文則予何言上無帝字或今文本無昌言用歐陽尚書若大小夏侯尚書當作黨或作謚說見上

予思曰孜孜。今文作予思曰莘莘。史記作莘莘孫星衍說孜孜古文莘莘今文也說文云孜汲汲也引周書曰莘

莘無怠又曰莘汲汲生也是與孜同錫瑞謹案漢書谷永傳說王音曰夙夜莘莘又黑龍見東萊對曰夙夜莘莘王莽傳張竦奏曰莘莘不已東方朔傳曰此士所以日夜莘莘楊雄揚州牧箴云殷肱不可不莘後漢書李固上疏曰夕惕莘莘皆用今文尚書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今文洪作鴻

○史記曰皋陶難禹曰何謂萐萐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孫星衍說昏字依史記疑當為皆形相近史公所據本蓋亦今文也以墊為服於水者廣雅釋詁云墊伏藏也李善注文選云伏與服古字通是伏於水謂陷於水也案蔡邕和熹鄧后證議曰故自昏墊以迄康父亦作昏不作皆似未可從孫說

予乘四載

○今文作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樁

○史記夏本紀曰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樁惟舟行乘樁於前又曰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樁惟舟作船為異蓋史公以故訓代之徐廣音義曰橇他書或作藹樁一作橇音邱遙反○一作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跼藹山行即橋○史記河渠書曰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跼藹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集解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樁樁直較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橇音力追反尸子曰行塗以橇行險以橇行沙以橇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索隱曰藹字亦作橇音昌芮反注以橇子芮反又子絕反與藹音同○一作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藹山行則橇○漢書溝洫志云夏書曰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

行乘毳山行則榻以別九州孟康曰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滔曰
毳音茅絕之絕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榻謂以鐵如錐頭長
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榻木器如今舉牀人舉
以行也說文引虞書曰子乘四載水行句在陸行句上下二句作
山行乘櫟澤行乘輶孫星衍說此四載之文河渠書溝洫志俱引
爲夏書說文引爲虞書今經文本無或今文本有之錫瑞謹案河
渠書溝洫志明引夏書說文明引虞書則此十六字今古文皆有
之說文引爲虞書上有子乘四載句乃古文尙書疑僞孔竊取說文爲古文
引爲夏書無子乘四載句乃今文尙書疑僞孔竊取說文爲古文
尙書又刪去其下十六字以示異也史公以皋陶謨入夏本紀故
謂爲夏書而夏本紀之文與河渠書溝洫志互異者蓋三家今文
異字而徐廣曰橋一作櫟直轅車也書疏引應劭曰榻或作櫟爲
人所牽引也則橋櫟榻櫟本一物而異名乃直轅車爲
人所牽引者文異而義不異要本有此十六字無疑也
隨山刊木。今文刊作乘。史記作行山乘木說文乘槎識也從
君以乘爲篆文則乘爲古文乘爲今文說文又云槎乘斫也則槎
識謂乘斫其木以爲表識故史記錄禹貢易其文爲行山表木段
玉裁說今文尙書亦作乘衛包誤
以乘刊爲古今字乃改乘爲刊

暨益奏庶鮮食

○今文作暨益奏庶鮮食。史記曰與益子眾

蓋此經鮮食今文尙書作稻食而稻鮮食之鮮字誤多如大誥民獻儀之比陳香樅說五土物生稻宜下地周官有稻人職掌稼下地以稻性宜水也此時益佐禹治水烈山澤而焚之草萊既闢卑溼之地可以種穀至隨刊所得鳥獸又可以助資民食故史記云與益子眾庶稻鮮食此鮮食謂鳥獸也則經鮮字非贍文矣錫瑞謹案史記於下鮮食字代以食少則下鮮食不作鳥獸魚鼈解而此文作鮮與下文義不同今文尙書不應舍鳥獸魚鼈不言有鮮字是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今文濬作浚。史記曰以決九

案九川爲弱黑河漢江浼淮渭洛九水非謂九州之川說見禹貢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今文作貿遷。史記曰

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又云命后稷子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江聲說懋遷鮮三字誼別今俗混用一鮮字非也據史記云食少依少誼則字當作懋說文是部懋是少也說文貝部云貿易財也史記言調有餘補不足卽貿遷有無徙居卽化

居化古貨字謂遷徙其居積之貨也又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
善注引尚書曰貿遷有無化居又宋王天與尚書纂傳元吳澄尚
書纂言皆云伏生大傳作貿遷錫瑞謹案史公說鮮食爲食少則
與上鮮食義自不同江據史記謂當依說文作匙今文尚書未必
皆用古文字也漢時通行今文字多消俗如漢碑所引用唐張參
五經文字所引石經可證若古文出於山巖屋壁當時本不通行
故字未經改易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尚書三家皆有脫簡文可
證故論文字則古文爲勝論說解則今文爲長如左氏春秋古經
勝於公羊穀梁而說解則邱明不傳春秋其義當從公穀蓋今文
傳自漢初遠有師承古文本無師承其說解乃諸儒傳會爲之故
與古書多不合也此鮮字或今文本用通假不必皆依說文今姑
從枚本作鮮而其義則當爲食少陳喬樞不從史記而用鄭注蠡
食魚鼈之訓失之申鑒時事篇曰貿遷有無正作貿與大傳合。
一作楸遷有無亦作茂遷有無。漢書食貨志曰食足貨通然後
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入
貢棗楸遷有無萬國作艾又敘傳述食貨志云商以足用茂遷有
無陳喬樞說漢書兩引此經一作楸遷一作茂遷皆貿之同聲假
借字也師古注云楸與茂通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
足則萬國皆治其誼亦通史記用歐陽尚書漢書用夏侯尚書文
字既異誼或不同師古集注疑是襲漢魏舊注之語也錫瑞謹案

楊雄大司農箴曰厥僚后稷有無遷易荀悅申鑒曰質遷有無皆不連化居為義或三家句讀不同若史記文當以徙居屬上段玉裁云徙居眾民為句乃定萬國為治為句恐非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今文作烝民乃立萬國作艾。○史記曰

尚書粒作立邦作國乂作艾也。錫瑞謹案今文作立故史公以定訓之。詩思文立我烝民。即此之烝民乃立也。左傳周語皆引立我烝民。竝不作粒。食解自古文尚書誤作粒。鄭以粒食訓之又破詩之立字為粒。以致詩書皆失其解。此由鄭氏古文已誤。僞孔不任也。咎

皋陶曰兪師汝昌言

○今文師作斯。○史記曰皋陶曰然此而美也。江聲說史記輒以訓詁代經文。然則師當

為斯聲之誤與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今文直

作惠。○史記曰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爾止。輔德江聲說據史記作輔德。推此文當為其弼德而惠字從直下心。或心字摩滅不見

而爲
直字

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史記曰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

其重命用休江聲說依史記以說此經當云動則天下大應之清其志意以待受上帝命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哉。今文作帝曰吁臣哉臣哉鄰哉鄰哉。史記曰帝曰臣哉臣哉三國魏

紀何晏奏曰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蓋皆今文尙書與古文異史記無鄰哉句消文

禹曰兪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

方汝爲

史記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無予欲宣力四方汝爲句蓋史公消文漢夏勤策文曰宣力四表

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帝欲宣力于四方公則翼之是今文尙書有此八字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

。今文藻一作瑑。

史記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大傳說見上五服五章錫瑞謹案史公云作文繡服色所以解經之山龍

華蟲至作服也而日月星辰別出於上者蓋史公之說亦不謂日月星辰在文繡服色之中其義與伏生同若日月星辰亦在服章之內史公何不以日月星辰之用書傳無文或如王肅之說虞夏卽字以別見義乎日月星辰之不可攷要之日月星辰乃天象似不以畫于旌旗或別有所用蓋不可攷要之日月星辰乃天象似不宜畫於衣自漢明帝永平二年采尙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而古義晦矣宗彝藻火後人引大傳有二說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尙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與陳祥道禮書引大傳作續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其說不同陳壽祺云陳祥道分作繪宗彝爲二合藻火爲一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傳本誤當從隋志更正又云子男宗彝藻火山龍以次國服三核之子男下宗彝字誤衍宜刪錫瑞案大傳當作子男藻火山龍大夫火山龍士山龍乃合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之義陳說猶未核也大傳說山龍純青者東方爲蒼龍東方屬木木色青故山龍純青華蟲純黃者華蟲當是鳳皇大戴禮曰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之長是鳳皇可稱蟲爾雅釋言曰皇華也皇與黃聲近華蟲之黃卽鳳皇之皇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鄭注皇冕屬也畫羽節焉周禮樂師教皇舞先鄭注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後鄭注皇雉五采羽如鳳皇色合先後二鄭說是皇爲鳳皇五采之色

飾於冠竝飾於衣虞有鳳皇來儀之瑞故以皇名其冠又飾之於衣鳳皇羽蟲之長故惟天子得服之虞土德尚黃土數五故天子服五色尚黃故華蟲居首周木德色青尚山龍虞土德色黃尚華蟲不得以周制說虞也鳳皇五采而多黃五采故曰華蟲多黃故華蟲爲黃所以知鳳皇色多黃者說文鳥部鵠鵠也五方神鳥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鵠鵠北方幽昌中央鳳皇左氏傳唐成公有兩肅爽馬賈逵曰色如霜執然則西方鵠鵠蓋色白師曠禽經曰白鳳謂之鵠以此推之東方發明色青南方焦明色赤北方幽昌色黑中央鳳皇當色黃矣隋書禮儀志曰天監七年周捨議詔旨以王者衣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案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元所言皇則是畫鳳皇羽也又案禮所稱雜服皆以衣定名猶加袞冕則是袞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非冕名矣畫鳳之旨事實灼然制可又王僧崇云今祭服兩袖各有禽鳥形類鸞鳳似是華蟲尋冕服無鳳應改爲雉帝曰今冕服畫龍則宜應畫鳳明矣若一向畫雉差降之文復將安寄鄭義是所未允據周捨說有虞氏皇是畫鳳皇羽於衣據王僧崇說當時冕服猶畫鳳蓋古制之僅存者非始於梁武也惟王氏專執鄭義欲改畫雉梁武以爲上下皆畫雉無差降故仍用畫鳳耳作會宗葬純黑者宗葬卽尊葬古宗尊通用左氏傳伯宗穀梁作伯尊可證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雞夷是虞夏已有葬宗葬蓋繡尊葬之形如黼作

斧形徽作亞形之比尊彝古器年久色黑故爲黑作會如攷工記
作其鱗之而之作作起也元衣黼黑章色不甚著故爲作起之勢
如今之堆花藻純白者藻一作藻卽玉藻之藻玉色白故爲
白火純赤者當爲圍火形攷工記火以圍火色赤故爲赤也
粉米黼黻絺繡孫星衍說今文不言粉米黼黻絺繡者意以粉米
五章裳則粉米黼黻絺繡而已知衣亦絺繡爲今文說者白虎通
衣裳篇云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爲絺繡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
也因以爲節云表德勸善別尊卑者卽謂山龍等五章以別尊卑也
淮南主術訓云人主好黼黻文章絺繡綺繡注云白與黑爲黼青
與赤爲黻絺繡葛也精者絺繡者絺者五帝本紀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孟子
盡心篇舜被袗衣趙氏注云袗畫也被畫衣黼黻絺繡也袗衣卽
絺衣知以絺爲之說文袗元服以元衣加綸繡故大戴禮五帝德
稱帝堯純衣言衣之質則爲純言衣有華蟲則爲黃也皆衣裳並
用絺繡之明證也錫瑞謹案古說皆謂繡不謂畫續漢書與服志
曰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乘輿刺繡公侯
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董巴與
服志曰乘輿刺繡公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是三家今文

皆以爲刺繡織成說文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則今古文皆以繪卽是繡無畫衣之說鄭注尙書始云繪讀爲績凡畫者爲績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按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阜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蓋卽用鄭君說與董巴劉昭皆不合隋志引大傳云作會蓋今古文皆云會而解爲繪禮書引大傳云作績以鄭說改大傳誤矣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今文彰作章○鄭注大傳引經

也故月令云命婦官染采以黼黻之文刺于山龍等五章空隙之處復分畫爲界域俾五色不能相亂故謂之黼視其文如聚米也荀子正論篇說天子則服五采雜間色重文繡云五采如今文說山龍等五色也間色如黼黻各有二色相間也重文繡謂衣裳俱用之重襲也是亦同今文之說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今文作七始訓以出入五言

女聽○大傳曰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箴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

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鄭注族當爲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關猶入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箎祝敔琴也七始黃鐘林鐘大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簇猶聚也樂音多聚以爲八也五謂塤在北方鼓在東方之屬天所以理陰陽也史記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素隱曰古文尙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所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劉伯莊云聽諸侯能爲政及怠忽者是也漢書律厯志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子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威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又禮樂志高祖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又敘傳曰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劉德曰天地四方人之始也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七始亦作七政七亦作泰泰或誤作來或誤作采魏源說蓋今文原作七始詠史記作泰始忽其作來作采者皆泰之形譌其始作治忽作滑采作在者則聲之譌故史記古文之泰始卽漢書今文之七始合於大傳是經文本義也錫瑞謹案二

說皆有未盡索隱云今文作采政忽采字固誤卽政字亦非是索
隱所謂古文卽偽古文所云今文恐亦難信所載劉伯莊說卽從
偽孔傳小變之殆卽伯莊所爲耳蓋來采形近政治義近治又與
始相似采政卽泰始今古文本無異特字有譌誤耳孟康劉德之
說雖與鄭義稍殊而以七始爲樂之條目則一段云泛言爲七政
在樂爲七始然大傳言七政爲春夏秋冬天地人雖與孟康劉德
之說似合而此作七政則與六律五聲八音不類且七政非可聞
也當以大傳漢志之說爲正孫星衍說忽當爲見疑古本是見字
班志詠字隋書律厯志引作訓段玉裁云隋志實引漢志當從隋
志作訓孟堅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以順釋訓非以歌詠釋詠其
義郅瑒錫瑞又案孫段二說亦有未盡攷訓從川見亦從川訓從
言見從日其義當相近疑班志用今文作七始訓史記則作泰始
見文異而義不異自史記泰詠爲來見譌作滑一因形近一因聲
近而誤後人曲爲之解皆不可通不知史公亦用伏生今文與班
志本無不合也鄭君所據本作習蓋亦見字之譌班志今譌作詠
蓋因班志下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淺人遂改訓爲詠耳今從隋
志引作訓從班志釋爲順七始上屬爲義訓字下屬爲義漢書敘
傳云八音七始則班氏不以訓字連七始爲義可知經云訓以出
入五言卽班志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也玉海引漢志文予者帝
舜也至人之始也曰顏氏此注權輿於觀射父之論六律七事釋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

古

以天地民物四時之務則予者帝舜也至人之始也乃顏師古注
文今作班志本文蓋亦謬誤撰入樂說曰聖人作樂不以自娛以
觀得失之效故不取備於一人必須八能之士故八音或調陰陽
或調五行或調盛衰或調律厯或調五音與天地神明合德者則
七始八氣終各得其宜也宋均注曰七始謂四方天地神人也均之
說與孟康劉德正同白虎通禮樂篇云尙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
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
水謂羽所以名之何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
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
容也含容四時者也八音者何謂也樂記曰土曰埴竹曰管皮曰
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木曰祝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
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者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
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如此蜎飛蠕動無不樂其音
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埴坎音也管艮音
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祝敔乾音也笙巽音也磬坤音
也一說笙祝鼓簫瑟埴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祝在東北方鼓
在東方簫在東南方瑟在南方埴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
方又曰埴在十一月埴之爲言熏陽氣於黃泉之下熏蒸而萌匏
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牙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
故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鼓震

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溫以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德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邪故謂鼓也簫者仲呂之氣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動也肅也簫者以祿爲本言承天繼物爲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動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物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成也其氣磬故曰磬鐘之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爲氣用金聲也祝敵者始終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祝敵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祝敵祝始也敵終也聲五音八何聲爲本出於五行音爲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風俗通聲音篇曰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此今文說五

聲八音之義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史記曰予卽辟女匡拂予女無面

年詔曰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面從退有後言潛夫論明闇篇引此經云故爲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辟道或同公則弼之孫星衍說帝既告禹以助成四輔之事又告以拂君之過是臣又兼鄰

之職任為將薦之于天

欽四鄰

史記曰敬四輔臣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

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得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又曰天子必有四鄰前儀後丞左輔右弼直立于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儀即疑大傳當脫謂之儀謂之丞六字鄭注云四鄰左輔右弼前疑後承從今文說列子莊子皆有舜問乎丞之文丞即四輔之一列子丞或作丞誤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生哉工

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史記曰諸眾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徐

廣曰臣一作吾索隱曰諸眾讒嬖臣為一句君字宜屬下文錫瑞謹案史公以君德誠施皆清矣七字總括經義至否則威之止君德誠施渾括侯明捷記八句而言皆清矣三字承上諸眾讒嬖臣言謂舉賢則讒嬖自遠故曰皆清非專解侯以明之一句也孫星

衍云史公說侯爲君明爲清疑史公之本止於侯以明之下文乃
僞孔所增恐涉武斷大傳說皋陶謨有諸侯貢士之義則此與下
惟帝時舉皆言貢士古者諸侯歲獻貢士於
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故有侯以明之等語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文選史岑出師頌曰蒼生更始李善注云蒼生黔首

也是以民爲蒼生見於東漢
今文家說不始於晉人也

萬邦黎獻

○今文作黎儀。漢泰山都尉孔宙碑黎儀以康堂邑令費鳳碑黎儀瘁傷斥彰長田君碑安惠黎儀是今文

尙書作黎儀如民獻作民儀之比

共惟帝臣

○今文作具惟帝臣。張衡東京賦云具惟帝臣薛綜注具之言俱也李善注引經文作具潘岳藉田賦云具

惟命臣潘尼贈陸機詩云具惟近臣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

○今文敷作傳庶作試。漢書文

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成帝紀鴻嘉二年詔曰古之選賢傳納呂言明試以功師古曰傳讀曰敷敷陳也漢書敘傳曰

時舉傳納聽斷雅精
注李奇曰時是也

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孫星衍說此謂舉賢與堯典考績

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輪又或作不得朱軒注云飛輪如今窗車也軒輿也士以朱飾之其文見文選注疑是此傳御覽六百卅七引韓詩傳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敢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乘車皆有罰是故其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卽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說苑修文篇說同潛夫論浮侈篇云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綰綵而乘車馬皆說此經之義也錫瑞謹案考工記輿人疏引殷傳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外紀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輪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服略說同則文選注所引乃殷傳文非此經之傳也惟詩碩人都人士疏周禮巾車疏禮記玉藻大學疏後漢書王符傳注藝文類聚禮書御覽引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中有敬長好讓等語與下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相合塙是此經傳文玉藻疏

巾車疏明引唐傳更非殷傳可比其稱唐傳不稱虞傳者或與堯
典車服以庸傳同耳其前數語與韓詩傳大同蓋韓詩傳亦即引
用此傳耳續漢書輿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
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
一作舉服有庸。春秋繁露度制篇曰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
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舉服
有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是今文尙書亦作輿服有庸
也後漢書左雄傳雄上疏曰輿服有庸鹽鐵論大夫曰古者宮室
有度輿服以庸漢樊安碑曰庸以輿服皆與董子合。一作賦納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潛夫論考績
篇曰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
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
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王節信引經作賦納以言
與左氏傳合兩敢字皆作能下句多一誰字皆今文異字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史記曰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案帝
功謂敷奏同日罔功華言而無實也故潛
夫論引此經爲緣文覈實陳言不誣之證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今文作帝曰毋若丹朱傲亦作毋若
丹朱敖。史記云帝曰毋若丹朱傲

慢遊是好正義曰此二字及下禹曰尙書竝無太史公有四字帝
及禹相答極爲次序當應別見書漢書劉向傳向上奏曰臣聞帝
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論衡譴告篇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毋者
禁之也又問孔篇尙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舜教禹
毋子不肖子也後漢書梁冀傳袁著上書曰昔舜禹相戒無若丹
朱敖錫瑞謹案據史公劉向王充袁著引經兩漢今文尙書皆有
帝曰及禹曰字今本無之者疑僞孔妄刪或古文尙書本無之要
以今文有此四字爲長史記作傲兩漢書論衡作敖列女有虞二
妃傳曰弟曰象敖游於嬖亦作敖疑史記爲後人改之也據列女
傳以嬖游屬象敖古說或有以敖爲人名卽指象敖者鄒陽書以
朱象竝稱亦其證孟子云啓賢論衡以爲不肖者啓淫溢康康見
墨子離騷天問山海經蓋啓亦有慢遊之好故一傳而太康失國
孟子云賢者爲後世立教耳今文家以爲
不肖當得其實詳見五子之歌書序攷

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今文作鄂鄂。潛夫論斷訟篇云晝夜鄂鄂慢遊是好是今文作鄂鄂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史記曰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罔作毋以故訓代經也趙岐孟子注引書曰罔水行舟。今

文一作風淫于家。後漢書樂成靖王傳安帝詔曰風淫于家是今文一作風

用殄厥世子創若時

史記曰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釋子創若時系諸帝語而

論衡則若時二字在子娶之下爲禹語疑有舛誤按今文尙書經文蓋亦無此帝曰禹曰而今文家說謂當有之故司馬劉王之書皆從之也問孔篇以毋若丹朱敖系書曰之下無帝曰二字釋之只謂帝舜勅禹此可見經文本無帝曰下文禹曰子娶則因文勢加之非若上文特言書曰不敢增帝曰二字又經本無禹曰今文家云當有而說不同故司馬以子創若時系諸帝仲任則系諸禹錫瑞謹案段說非也論衡明有禹曰與史記云帝曰禹曰相合則今文有帝曰禹曰可知若以仲任引子娶若時爲禹曰與史記予不能順是爲帝曰不合爲疑則今本論衡必有譌誤論衡問孔篇云尙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舜勅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之禹曰子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子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案以創爲娶無文可證子娶若時義不可通又無塗山二字則子娶若時辛壬癸甲文不相承疑論衡子娶若時四字本當作子娶塗山與說文引虞書子娶塗山相同蓋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不異偶孔妄改經文爲娶于塗山以舜言併爲禹言刪去帝曰禹曰四字後人遂據妄改之經文改論衡爲子娶若時

疑鯀鯀身若龍其義遂不可通今據史記云子辛壬娶塗山可

以訂正論衡子娶若時之譌又據史記論衡皆曰子娶可見說文
並非脫誤亦可見今古文本無不合非必今文作子娶若時屬下
讀爲禹言也今從史記以子創若時爲舜言舜以己
子商均亦不肖故懲創丹朱之絕世亦不以繼統也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今文作禹曰子娶塗山辛壬癸甲。史記曰

文尙書脫漏太史公取以爲言亦不稽其本意豈有辛壬娶妻經
二日生子不經之甚孫星衍說蓋塗山道遠娶之行二日癸甲生
啓者在家二宿也廣雅釋詁云腹生也言二日而娠啓卽往治水
陳喬樞說小司馬所據史記本蓋傳寫有舛錯觀裴駰集解引僞
孔傳曰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復往治水則知裴所見史記本實
作子娶塗山辛壬癸甲生啓也正義亦云禹辛日娶至甲四日往
理水是正義所見史記本皆與裴同史記原文當讀子娶塗山辛
壬癸甲爲句生啓子不子爲句說文云龠會稽山一日九江當塗
也備存兩說蓋兼采今古文攷左傳哀七年云禹會諸侯于塗山
執玉帛者萬國國語晉語云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
執而戮之卽禹合諸侯之事故古文家以龠山爲會稽也漢書地
理志九江郡當塗侯國應劭注云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墟杜
預左傳注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壽春卽九江郡治此皆今文家說
也錫瑞謹案陳以史記爲有譌誤近之而孫說亦可通呂氏春秋

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列女傳曰禹娶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市之趙雌吳越春秋禹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啓鄭注娶于塗山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王逸楚詞天問注禹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其義與孫說合路史曰呂氏云禹娶于塗山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越四辰而復往治水或謂辛壬癸甲爲四年然後有啓太史公言辛壬娶癸甲生啓繆矣或云癸甲下缺文俱妄夫娶與生子乃自二事其娶止以辛壬癸甲四日一也子生嘔而不暇子之二也

啓呱呱而泣

息白虎通姓名篇曰人生所以泣何一幹而分得氣異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尙書曰啓呱呱而泣列女傳

頌曰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啓呱呱泣母獨論序吳越春秋曰啓生不見父晝夜呱呱嘔泣史記王逸楚辭注皆作啓○今文啓作開

○論衡作開今文啓多爲開

子弗子惟荒度土功

○今文弗作不○史記曰子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錫瑞謹案列子楊朱篇曰惟荒度土

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釋文云子鄭將吏反樂記易直子諒鄭注子讀爲不子之子是不予之不皆不作弗而子讀爲字疑今文亦

然也舜知天命在禹禹功遠當傳子啓之賢不肖未可知故敕禹曰汝子毋若丹朱乃可繼世禹言啓之生已卽不字愛豈有私其子之心哉張守節正義曰及生啓不入門我不得名子以故能成水土之功又一云過門不入不得有子愛之心是一讀如本字一讀作字愛之字

弼成五服

弼史記作輔故訓字論衡語增篇云經曰弼成五服五

尙書說也與上下文不貫可怪之甚錫瑞謹案仲任云服日月星辰蓋沿歐陽之誤說以天子服有日月星辰也以五服爲五采服不知下文之解若何若以五服爲天子諸侯次國大夫士五章之服如後世所云冠帶之國義亦可通

至于五千

異義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孫星衍說中

侯綏要荒各五百里也史記說禹貢五服亦同云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故詩殷武正義云司馬遷說以爲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案禹貢甸服之外有百里賦納總之屬是謂小數史公不爲正數也鹽鐵論地廣篇云古者天子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

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說苑修文篇云禹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漢書賈捐之傳云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按三聖謂堯舜禹此西漢人之說論衡別通篇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靡土收萬里之外俱同今文也錫瑞謹案史記云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是甸服在天子之國以外天子之地方千里此外甸侯綏要荒五服每服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五千里加以天子之地千里方六千里賈逵馬融說中國方六千里蓋用史公之說此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史公云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五服當不兼天子之國言之未知歐陽夏侯之說何如恐亦不兼天子之國言之也白虎通爵篇曰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也御覽引孫子云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皆同今尙書說淮南子曰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亦今文家說今文家不以爲實有萬國故不以爲有萬里也

州十有二師

大傳曰古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

鄭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錫瑞謹案大傳明引此經鄭云虞夏之數是當爲虞夏傳無疑禮記正義引作

洛誥傳蓋誤段玉裁說大傳爲廣雅所本廣雅釋地十邑爲鄉十鄉爲都然則今本大傳十邑之下有脫文錫瑞按王念孫廣雅疏證云各本作十邑爲鄉十鄉爲都若加以十都爲師十二師爲州凡有四百三十二萬家與鄭注不合蓋後人以意加之也考書大傳及晉書地理志初學記太平御覽路史並作十邑爲都今據以訂正據王說則大傳無脫文段說非是晉書地理志引此以爲昔在帝堯叶和萬邦之制陳氏袁氏所輯大傳皆以爲周傳文非也

外薄四海

大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革珠璣大貝西海魚骨魚幹魚膺北海魚劍魚石出璵擊

閭錫瑞謹案據大傳則今文家說實有東南西北四海之名與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不同但其地不可考耳漢書王莽傳云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蓋用今文尙書說也

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

功。今文弗作不工作。功。史記曰各道有

功苗頑不卽功道者迪之故訓弗作不工作功今文也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補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

子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鉅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
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伐其宗者雖弗請於天子而
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紂
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紂之
一紂少紂以雷再紂少紂以地三紂而雷地畢說苑修文篇與大
傳幣同下云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
貢士代之錫瑞謹案據此則今文說各迥有功乃言諸侯貢士之
義苗頑不即功者言其貢士不能有功耳或說功貢也時三苗不
得貢士故禹為請命義亦近之偽孔傳謂一州用三萬人功陳喬
縱云今文家必有此說故作偽傳者襲取其語苗頑弗即功謂不
受所役之人功案今文說此經為舜授禹位事舜授禹時洪水
早平無須更舉治水役功之事不得誤取偽傳為今文說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今文敘作序。史記曰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

皋陶方祗厥敘

今文作皋陶旁祗厥緒。○史記曰皋陶於是敬禹

祗厥緒魏志注引袁宏漢紀建安二十五年詔曰旁祗厥緒孫星
衍說此下虞史伯夷所述非舜言也史公說伯夷語帝前即此至
庶尹允
諸經文

方施象刑惟明

○今文作旁施象刑維明。○史記曰：令民皆則禹

象刑維明。新序節士篇曰：書曰：象刑旁施。維明及禹不能揚子先

知篇曰：唐虞象刑維明。夏后肉刑三千。廷尉箴曰：昔唐虞象刑天

民是全。崔駰大理箴曰：旁施作明。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旁

施四方。維明。孫星衍說史公說方施為令民皆則禹云云者，詩傳

云：方則也是說。方為則說。象刑為不如言刑從之者，言設此畫象

以示民，告以不從教，則當加刑而民無犯者，故云。舜德大明也。白

虎通五行篇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

土之壅水，臙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

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行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

犯臙者，以墨蒙其臙處而畫之。犯宮者，履雜屣。犯大辟者，布衣無

領，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行大義引周書曰：因五行相剋

而作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是也。火能變金色，故墨以變其肉，金能

剋木，故剕以去其骨節，木能剋土，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宮

以斷其淫，洪水能滅火，故大辟以絕其生命。又引尚書刑德放云

大辟，象天刑罰，贖之數三千，應天地人。此是周書所說，非象刑也。

蓋後又用其意而制肉刑，然大辟可贖則肉刑亦可贖矣。此今文

以象刑為象天道而作刑也。錫瑞謹案：孫說非也。今文尚書作旁

方可訓，則旁不可訓。則史公以不如言刑從之訓象刑，則刑即謂

象刑蓋言皋陶敬禹之德令民皆則法禹有不則法禹者卽以象刑從之非象刑之外別有肉刑也白虎通引五帝畫象其說與大傳合則今文家說以象刑卽是畫象孫氏以畫象無肉刑爲古文說象天道作刑爲今文說其說大謬劉子政揚子雲皆習今文者子政引此經云及禹不能子雲引此經云夏后肉刑三千此西漢今文說唐虞無肉刑之明證若法五行制五刑三千應天地人乃周書甫刑之義不可以之說虞制也象天道作刑其說出於荀子荀子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非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非履赭衣者哉然則象刑無肉刑乃古說相傳以爲象天道作刑乃荀卿創論也風俗通曰謹按尙書夏禹始作肉刑則天象而慎其過亦以象天作刑屬夏禹以後說其非唐虞之制明矣風俗通又曰皋陶謨虞始造律

夔曰戛擊鳴球

○今文一作拊隔鳴球○史記曰於是夔行樂孫

儀爲虞史之言故說曰爲於是釋詁云爰曰也洪範土爰稼穡史記爰作曰是此曰當訓爰也釋詁又曰曰于也曹大家注幽通賦云爰于是也大傳以爲禹之五祀則舜薦禹攝位之後作樂於明堂也白虎通禮樂篇引書曰戛擊鳴球蓋三家今文有同於古文

者漢書揚雄傳長揚賦拈隔鳴球韋昭注曰拈檠也鳴球玉磬也
古文隔爲擊段玉裁說按拈檠也古說皆謂夏擊爲祝敵拈卽夏
字檠謂檠敵也隔卽擊字謂擊祝也韋云古文隔爲擊者謂今文
尙書隔字古文尙書作擊也隔擊古音同在第十六支佳陌麥昔
錫部隔者擊之假借字也子雲孟堅皆用今文尙書韋以隔字難
曉故援古釋今不言今文尙書作隔者漢今文在學官韋昭時尙
夫人誦習不待言也不言古文拈爲夏者或
當韋時今古文皆作拈或略之今難定也

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今文格作假○大傳曰古者帝王升

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等瑟
讎僭讎云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
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於者歎之也穆者敬
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
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
祖考來假此之謂也又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徽弦鳴者貴
玉聲也又曰拈革裝之以藤白虎通禮樂篇曰降神之樂在上何
爲鬼神舉也故書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所以用
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蔡邕禮樂志曰宗廟樂
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東觀漢記引同釋名釋樂器曰搏

拊也。以韋盛。穰形如鼓。以手拊拍之也。瑟施絃張之。瑟瑟然也。段玉裁說。史記禮書尙拊。徐廣曰。一作搏。屬拊。屬蓋卽明堂位禮三本之拊。搏尙書大傳謂之拊。革史記謂之拊。屬荀卿子謂之拊。鞀卽屬字也。當是從革。屬聲。拊。革。拊。屬。拊。搏。三者異字。異名。各如字讀。實一物也。依漢人所引尙書大傳。則今文尙書搏拊二字。作拊。革。錫。瑞。謹案。段說非也。搏拊。本可單稱。拊見周官禮記搏拊。蓋言搏其拊。與鳴球句義同。大傳引書與今本同。又云。以韋爲鼓。謂之搏拊。則大傳亦作搏拊。不作拊。革可知。其謂拊。革。裝以韋者。當以拊字略逗。謂拊者。革裝以韋耳。非以拊。革二字連讀也。白虎通用今文義。亦作搏拊。是今文尙書本無異文。若史記禮書卽取之。荀子拊。屬。卽拊。鞀之異文。與大傳未必相合。段以屬。鞀。革。強合爲一。又疑鞀當爲鞀。鞀與搏音同。似皆傳會失之。大傳曰。搏拊鼓。振以秉者。秉與柄通。說文柄。重文作棟。詩毛傳曰。秉把也。春秋傳。郕意茲。史記齊世家作秉意。茲。史記天官書斗柄字作斗。秉此秉與柄通之證。鼓振以秉者。謂振其秉以鼓之耳。孫星衍云。一手振秉。一手拊拍之。其說近是。或疑振以秉。卽裝以棟之誤。非也。白虎通引此經爲降神之樂。則當在初獻之時。禮記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祿。聲莫重於升歌。是祿獻之時。降神之樂在上。大傳以此爲禹之祭。祀鄭注。大傳曰。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辟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大室明堂中央室也。則今文說以此爲

禹攝位後祀明堂作樂之禮虞實在位爲亞獻則來假以上爲初獻降神明矣史記於帝拜往欽之下卽繼以於是天下皆宗禹云云是亦以爲舜薦禹於天爲嗣而作樂與伏生合也又案祖考來假史記作祖考至後漢書孝章帝紀秋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據蔡邕禮樂志則今文說爲宗廟樂舞祭宗廟乃使禹攝事而自居賓客之位者二帝官天下禘郊祖宗不必皆其祖考則其祭祖考亦可使人攝事不以神不散非類爲疑也大傳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燭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鄭注曰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下旣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爲王者後欲天下昭然知之然後爲之故稱王也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知當以丹朱爲王者後使祭其郊也孫星衍云疑丹朱爲顓頊尸也其天尸及帝嘗堯尸無文可知孫說蓋據祭法有虞氏祖顓頊故疑丹朱爲顓頊尸然據鄭注大傳以大室爲明堂明堂與郊不得爲一未知舜時明堂以何人爲尸也

虞實在位

陳氏輯本大傳曰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篳變聲樂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之天

下也乃見于鐘石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始
奏肆夏納以孝成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
而夏道興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樂正進
贊曰尙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
世之後鄭注曰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
獻酒則爲亞獻也尙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中央室也義當爲
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也孫星衍說禮樂志九疑
賓夔龍舞注如淳曰言以舜爲賓客也夔典樂龍管納言皆隨舜
而來舞以樂神史記於此篇帝拜曰往欽哉云於是天下皆宗禹
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帝舜薦禹于天爲嗣十七年集解云
劉熙曰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下文簫
韶九成史公說爲禹乃興九招之樂則是以此經爲舜薦禹于天
與馬氏說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云云異也錫瑞謹案漢書王莽
傳莽乃策命孺子曰永爲新室賓又曰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爲賓
蓋用今文尙書之義莽自比於禹之代舜而以孺子比舜非比丹
朱也後漢書獻帝紀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
賓蓋蔚宗沿謝承華嶠舊文猶用今文家說以獻帝禪魏比舜禪
禹故比獻帝於虞賓若依古文說以虞賓爲丹朱則蔚宗擬不於
倫矣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尙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蓋班
氏用夏侯說與古文說合與伏生史公之義不同光武封禪刻石

文曰漢賓二王之後在位用虞賓在位之義亦以虞賓為丹朱蓋
 夏侯說也又案據大傳則舜受禪十三祀猶以丹朱為尸後乃以
 丹朱為王者後至十四祀帝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已有禪禹之
 意至十五祀即自處於賓客是舜在位五十載而以大位自處者
 實無幾時足見聖人公天下之心黃屋非堯
 心舜亦何獨不然惟今文家能發明斯義耳
 羣后德讓大傳曰羣后德讓貢正聲節九族具成孫星衍說此德
 讓依今文義則是迎尸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曾子問
 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
 皆讓之諸侯亦讓之

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
○今文鼗作鞀○白虎通禮樂篇曰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

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堂上論語曰季
 氏八佾舞於庭書曰下管韶鼓笙鏞以間又曰韶者震之氣也上
 應昂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鞀也管良音也風俗通聲音篇曰禮樂
 記云管素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芽故謂之管
 尚書大傳曰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瑤昔章帝時零陵文學
 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瑤知古以玉為管後世乃易之以
 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風皇儀也又曰祝謹案禮樂記祝漆
 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止用祝之音為節書曰

合止祝敵笙鏞以間釋名釋樂器曰鞀導也所以導樂作也鼓郭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祝狀如伏虎如見祝祝然也故訓爲始以作樂也敵衙也衙止也所以止樂也錫璫謹案白虎通風俗通於下管鞀鼓合止祝敵二句各舉其一而遺其一義非有異劉熙說祝敵與鄭注相反與風俗通說祝爲止亦不同乃今古說之異釋名蓋用今文說也韓詩外傳云韶用干戚是下管卽有舞古者吹簫以節舞故管亦於堂下周之樂節先升歌次或笙或管次間次合樂著於儀禮孔子問居云下管象武夏箏序興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褻而舞大夏則舞在下管之後故白虎通引下管鞀鼓爲舞時所用鞀所以進舞王制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發將之鞀祝敵太相比爲用儀禮大射儀發倚于頌磬西絃備舞勺設之是也笙鏞以間則舞後所用間卽間歌三終大傳云六律者何黃鐘蕤賓無射太簇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鄭注云天子宮縣黃鐘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鄭注尙書云東方之樂謂之笙西方之樂謂之庸則言笙庸而東西階樂器畢舉與注大傳義同據鄭注則古文尙書笙鏞作笙庸而白虎通風俗通皆作鏞疑今文尙書或從俗加金旁也。祝敵一作祝圖。漢孟都修夷廟碑引作祝圖蓋今文家假借字。

鳥獸踰踰

律。今文作鳥獸鶴鶴。大傳曰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

記曰鳥獸翔舞錫瑞謹案據大傳史記之說則今文以為鳥獸咸

變而翔舞與馬注以鳥獸為筍簋說文以踰為鳥獸來食聲皆不

同說苑辨物篇曰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游燕幽間有似鳳也書

曰鳥獸鶴鶴鳳皇來儀子政用今文尙書蓋作鶴鶴大傳曰舟張

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禮緯含文嘉曰舜損

己以安百姓致鳥獸鶴鶴鳳皇來儀是今文作鶴鶴之證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白虎通禮樂篇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宋均注樂說曰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

共紹堯道故謂之簫韶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是簫取

肅敬為義不以簫為樂器名惟風俗通聲音篇曰謹按尙書舜作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其形參差象鳳之翼十管長一尺其說簫韶

以簫為主鳳皇來儀為儀象鳳皇之形與馬注以鳥獸為筍簋相

似蓋用古文說也說文曰管如箴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

謂之管重文瑄云古者以玉為之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

來儀也說文以神人以和鳳皇來儀並言則許君亦以鳳皇為瑞

應同今文說。今文韶一作招。史記曰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

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孫星衍說鳳皇今文說

為瑞應論衡引大傳云鳳皇在列樹漢書元康元年鳳皇集泰山

引此經文史公說爲禹興九招者謂此太室之祭是薦禹于天禹
爲主人故云禹作九招也說苑修文篇云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
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也亦同史公說錫瑞謹案大傳云乃淳然
招樂興於大鹿之野又曰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是今文尙書作
招字史記漢志呂氏春秋皆作招今文說鳳皇爲瑞應孫氏所引
外如大傳曰舟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音回回鳳皇啗啗書緯帝命
驗曰舜受終鳳皇來儀又曰舜舞終而絳鳳來考靈耀曰明王之
治鳳皇下之中候曰帝軒提象鸞鳳來儀又曰帝舜云朕維不父
百獸鳳皇舞書靈準聽曰正月上日舜受終鳳皇儀樂緯曰是以
清和上升天下樂其風俗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王褒四子講德論
曰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班固典引曰是以來
儀集羽族於觀魏後漢書章帝詔曰獲來儀之鳳左雄疏云故能
降來儀之瑞田羽薦法眞疏云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
論衡齊世篇曰無嘉瑞之應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又曰有
虞氏之鳳皇宣帝以五致之矣講論篇曰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
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不言羣鳥從也今文家說皆以鳳皇爲瑞
應列子黃帝篇曰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鳳
皇來儀簫韶九成此以聲致禽獸者也則其義古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史記無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八字鳳皇來儀下

云百獸率舞百官信諸孫星衍說史公無夔曰者以禹伯夷皋陶
相與語帝前時本無夔此文已見堯典不應重出也錫瑞謹案漢
書宣帝紀獲嘉瑞詔曰書不云庠鳳皇來儀庶尹允諧後漢書明
帝紀詔引書曰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皆無夔曰八字帝王世紀曰
蕭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皇甫謐亦從今文尙書
蓋今文尙書本無此八字也左氏莊三十二年傳正義引服虔曰
虞舜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子慎習今文其所引亦以鳳
皇來儀百獸率舞連文無夔曰八字漢修西嶽廟記亦曰鳥獸率
舞鳳皇來儀若後漢書崔寔傳曰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
百獸舞其所引有擊石字乃用堯典文非皋陶謨文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今文作陟天之命維時維幾

之命維時維幾孫星衍說釋詁假陟陞也陟假同義謂薦禹於天
而告之史公用今文作陟又樂書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
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陳喬樞說僞孔
傳本改陟爲敕字蓋本於此不知太史公所謂君臣相敕者敕猶
戒也指帝用作歌及皋陶揚言皆君臣
相戒之意非此陟天之命之異文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
也漢書魏相丙吉傳贊曰

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王褒四子講德論曰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極諫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

。今文颺作揚。史記作揚錫瑞謹案釋

作歌而言謂拜手稽首而續言也錢大昕說燕禮主人膝解於賓注云膝送也讀或為揚檀弓杜黃洗而揚解注云禮揚作膝按禮賓主獻酢畢乃有膝解膝解者則揚解之揚蓋取義於續矣此揚訓續之證

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史記欽作敬無屢省

省無怠注師古曰婁古屢字也揚雄揚州牧箴曰堯崇屢省中論貴驗篇曰帝舜屢省張諫為陳崇紳奏曰婁省朝政師古曰婁古

屢字

乃賡載歌曰

史記作乃更為歌曰孫星衍說史公以賡為更者晉語性利相更注云更續也以載說為者釋詁云載偽

也偽與為通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漢書元帝紀詔引此經司馬相如傳引書曰云云說之曰因斯以談

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漢紀王閔上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地錫瑞謹案大傳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此明哉當

義與同

又歌曰

。今文作帝又歌曰。史記作舜又歌曰段玉裁說此今文尙書之不同也案本紀帝曰多作舜曰是今文多帝字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中論審大臣篇曰執政聰明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

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云叔世之君生乎亂世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

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與天利致時雍遇禍亂所妖災無異策穿鑿之乘而登大行之險亦必顛覆矣故書曰

股肱墮哉萬事墮哉墮俗字即墮也疑後人所改

帝拜曰俞往欽哉

史記下文曰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德數聲樂爲山川神主錫瑞謹案大傳曰於是卿雲聚俊

父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

宏于一人帝乃再歌旋持衡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
姓允諒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聖莫不成聽贊乎鼓之軒乎
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是八風循通卿雲蓂莢蟠龍賁信於
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鼉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據大傳
則帝庸作歌蓋卽在八伯歌則雲之時卿雲爲遷虞事夏之祥
故帝首以陟天之命爲言史記云於是天下皆宗禹今文義也

受業
盧豫章
袁宗濂
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三

善化皮錫瑞

禹貢第三 夏書一

禹貢

大傳曰禹貢可以觀事史記夏本紀曰禹乃行相地宜所有

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

山浚川任土作貢漢書地理志曰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

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

鹽鐵論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

禹敷土 一作禹傳土。史記夏本紀曰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

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傳土索隱曰大戴禮作傳土故此紀依之

傳卽付也謂付功屬役之事令人分布理九州之土地也錫瑞謹

案荀子成相亦作傳土張衡司徒呂公誅曰四嶽在虞傳土佐禹

皆與史公今文合周禮大司樂鄭注曰禹治水傳土釋文傳音孚

或音附鄭亦用

今文尙書也

隨山刊木

○今文作隨山采木。史記夏本紀作行山采木。錄禹貢作行山表木。用故訓代經說見皋陶謨篇索隱曰表

木謂刊木

立爲表記。漢志作隨山采木。師古曰采古刊字。言禹隨

行山之形狀

而刊斫其木以爲表記。淮南修務訓亦作采云。隨山

采木平治

水土定千八百國。鹽鐵論云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度九

州書正義

引鄭注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

當治者則

規其形而度其功焉。與史記合說。文采槎識也。从木

闕夏書曰

隨山采木。讀若刊段注曰槎識者。表所以爲表志也。是

槎識卽表

木之義。今古文說同。

奠高山大川

大傳曰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五嶽謂岱山霍山

崇朝而雨

天下江淮河濟爲四瀆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

五嶽視三

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曰所

視者謂其

牲幣盛饗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史記奠作定集解

馬融曰定

其差秩祀禮所視也。錫瑞謹案周禮司市平肆展成奠

賈鄭注云

奠讀爲定杜子春云奠當爲定是古作奠而漢人作定

之證史記

作定或史公以故訓代之或今文本作定無文可知據

大傳說則

今文亦以奠爲秩祀與馬鄭古文義同師古注漢書以

爲高山大

川各得安定非也大傳以霍山爲南嶽今文說也爾雅

曰江河淮濟爲四瀆風俗通引禮三正記同史記載湯誥之文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皆與大傳說合釋名釋地曰山產也產生物也川穿也穿地而流也

冀州既載

史記曰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漢志注師古曰載始也冀州堯所都故禹治水自冀州始也錫瑞謹案顏說

是也史公云禹行自冀州始則冀州既載猶云冀州既始師古蓋

沿服應舊注乃今文家遺說馬鄭注皆以載爲事與史公說不同

陳喬樞云古今文家說略同非也爾雅釋地兩河間曰冀州李巡

注曰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釋名釋州國曰州

注也郡國所仰注也冀州亦取地以爲名也冀易也其地有險有

易也又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也淮南子墜形

訓曰正中冀州曰中土注云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呂氏

春秋有始覽曰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注云東至清河西至西河

壺口治梁及岐

地理志河東郡北屈云禹貢壺口山在東南左馮翊夏陽云禹貢梁山在西北右扶風美陽云禹貢

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鄭注引地理志司馬彪續漢郡

國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皆與漢志相合爾雅釋山梁山晉

望也河圖括地象曰岐山在崑崙

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康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揚雄冀州箴云岳陽是都岳陽即霍太山之南言之逸書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堯都平

陽亦岳陽也箴又云三后攸降列爲侯伯謂唐虞以後冀州不復爲帝都亦即逸書云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也。今文一作既修大原至于嶽陽。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水經注引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大原原端也平而有度釋名釋地曰廣平日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嶽陽史記漢志皆作嶽索隱曰嶽太嶽即冀州之鎮霍太山也漢志太原郡云在晉陽屬并州晉陽故詩唐國河東郡彙云霍大山在東冀州山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史記曰覃懷致功至于衡漳索隱曰按河內有懷縣今驗地無名覃者蓋覃懷二字當時

共爲一地之名也。今文一作至于衡章。漢志曰覃懷底績至于衡章師古曰覃懷近河地名也底致也績功也衡章謂章水橫流而入河也志於上黨郡長子云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又沾縣云大齔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周禮疏引鄭注云衡漳漳水橫流入河覃懷爲縣名屬河內漳水出上黨沾大要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據鄭注則志云齔谷乃要谷之誤王念孫說齔當作叟字之誤也叟即要領之要北地郡大叟縣師古曰古要字是其證說文水

經皆云清漳出沾少山大要谷江聲王鳴盛說邑成當作昌成昌成屬安平其說是也馬融王肅以衡漳爲二水名鄭讀衡爲橫與漢志合蓋用今文說以濁漳入清漳但舉清漳爲主不以爲二水僞孔傳云漳水橫流本於鄭注小司馬據王肅駁孔所見未通

厥土惟白壤

史記無惟字漢志有之白虎通曰土主吐含萬物土

者也壤壤也壤壤肥溝意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今文作賦上上錯田中中○史記

者發斂土地所生之物以供天子也上上第一也錯雜也言賦第一又雜出諸品也又曰言其高下之形總於九州之中爲第五也一曰謂其肥瘠之等差也它皆類此錫瑞謹案漢書敘傳曰坤作陸執高下九則劉德曰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班氏以高下九則屬陸執當以師古前說爲正尙書正義引鄭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著高下之等當爲水害備也鄭說與漢書敘傳合蓋用今文說也孫星衍說田之九等以地形高下分之不與賦同溝洫志賈讓奏言若有渠溉則鹽漬下溼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江聲說昆侖高

一千里九州在昆侖東南故西北高東南下雍州在西北田
上上揚州在東南田下下推之餘州知以高為上卑為下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史記曰常衛既從大陸既為索隱曰此文改

人恒常通用不關避諱漢志常山郡上曲陽云恒山北谷在西北
有祠并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滹代郡靈邱云滹河東至文安

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又常山郡靈壽云禹貢衛
水出東北東入虜沱代郡幽城云虜沱河東至參合入虜沱別過

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鉅鹿郡鉅鹿云禹貢大陸澤在北史記集
解鄭元曰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在豐壽大陸澤在鉅鹿郡國

志無恒水言衛水亦與班志合郡國志鉅鹿郡鉅鹿故大陸有大
鹿澤並本班志周禮疏引鄭注云爾雅釋地十藪晉有大陸案此

大陸與爾雅大陸非一地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陸形訓晉之
大陸趙之鉅鹿高誘注大陸魏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是也鉅鹿

廣阿澤禹貢大陸即趙之鉅鹿爾雅晉之大陸即呂覽淮南所稱
晉之大陸鄭引爾雅以釋禹貢失之而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廣

河澤不誤但廣河當作廣阿釋名釋地
曰高平曰陸陸澆也水流澆而去也
島夷皮服。今文作鳥夷。史記漢志說苑大戴禮記皆作鳥夷
史記集解引鄭元曰鳥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漢志

師古注曰此東北之夷搏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鳥也法言孝至篇曰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郡勞王師于雲據今文尙書作鳥夷正義曰孔讀鳥爲鳥島是海中之山是孔本古文亦作鳥因孔誤讀爲鳥後人又因孔誤而改經文耳

夾右碣石入于河

漢志作河蓋夏侯尙書與史公用歐陽尙書異志於右北平驪成云大碣石山在縣西南莽曰

揭石遼西郡衆縣云有揭石水南入官揚雄冀州餞云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今文一作夾右碣石入于海。○史記作海徐廣曰海亦作河索隱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成縣西南太康地理志云樂浪遂成縣有碣石山長城所起又水經云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蓋碣石山有二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海當非北平之碣石案漢書武帝紀詔曰東巡海上至碣石注文穎曰在遼西衆縣衆縣今罷屬臨渝此石著海旁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注云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云海中矣又河水條注曰漢司空掾王璜言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又濡水條注曰東南至衆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山在遼西衆縣並屬臨渝地理志

日大揚石山在右北平驤成縣西南漢武帝亦嘗以望海而勒石
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在海中
潮水大至不動不沒世名天橋柱章昭亦指此爲碣石瀾水於此
南入海鄭氏兼舉兩說地皆近海史公用今文作海於義爲長一
作河者蓋後人改之耳釋名釋水曰
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

濟河惟兖州

○今文作濟河維沅州。史記作濟河維沅州鄭元

間爲兖州衛也注云河出其北濟經其南春秋說題辭曰濟之爲
言齊也齊者度也度者員也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
也釋名釋水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河下也隨地下處
而通流也風俗通曰濟者齊也齊其度量也廣雅曰濟濟也河何
也皆作濟與史公合蓋用段借之字非贊皇山所出之濟水也風
俗通說四瀆云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泝誤矣史公沅州作
沅者段玉裁說說文口部云沅山間陷泥地從口从水敗兒讀若
沅沅之沅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沅名焉此當作古文以爲沅州之
沅沅州者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沅名焉水部曰沅古文沅口部又
曰南古文沅蓋古文尙書作南州今文尙書作沅州沅卽南之今
字故水部又謂沅爲古文沅口部謂古文以沅爲沅州之沅叔重
云九州之渥地故以沅名此比傳山間陷泥地爲此說古文家說

也古文尙書蓋沅水字作沅南州字作南不以水名爲州名案如
段說則史記作沅自是今文爾雅釋地濟河間曰兗州李巡注曰
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春秋元命包曰兗端
也信也與說文以渥地爲名義異蓋今文說釋名釋州國曰兗州
取兗水以爲名也與段說不以水名爲州名全別亦今文說也
一作沅河惟兗州。漢志作沅河惟兗州師古曰沅本濟水之字
从水帛聲言此州東南據濟水西北距河志於河東郡垣縣云禹
貢王屋山在東北沅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
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案班志載禹貢文與
史記多不同或謂班志皆用古文今攷班氏世傳夏侯尙書漢書
引尙書皆今文說則班氏非習古文可知且志於用古文說皆曰
古文以爲云云則其餘皆非古文更可知段玉裁以爲後人用古
文改之亦未必然陳喬樞謂班志用夏侯
尙書與史記歐陽尙書不同最爲塙當

九河既道

漢書地理志勃海郡成平云庾沱河民曰徒駭河東光

隄都尉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見在成平東
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徒不
離此域爾雅釋水九河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
李巡注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駭起故曰徒駭大史禹大使徒衆

通其水道故曰大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
多渚有可居處形如覆釜胡蘇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
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
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釋文云
李本作殷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與書疏引李巡說略
異錫瑞謹案爾雅多今文說李巡嘗奏定石經熹平石經皆用今
文則李巡亦用今文說者孟堅於九河但詳徒駭胡蘇鬲津所在
蓋卽用許商說班氏與許商皆習夏侯尚書故其說同王橫言九
河之地爲海所漸王橫古文家其說不如今文之義塙也詩正義
引鄭注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
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案志云河間國弓高亭池別河首受庠池
河東至平舒入海班以庠池爲徒駭鄭義亦與班同而漢書敘傳
云商竭周移秦泱南涯自茲距漢北入支則班氏不用緯書桓
公塞河之說也民曰徒駭字有誤王念孫說當作或曰庠池徒駭
雷夏既澤漢志濟陰郡成陽云禹貢雷澤在西北郡國志水經同
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
阜民用也釋名釋地曰下而有水曰澤言潤澤也
灘沮會同。○今文作雍沮會同。○史記漢志皆作雍史記集解鄭
元曰雍水沮水相屬而合入此澤中案鄭注職方氏云

盧維當爲雷雍謂雷澤與雍亦也段王裁說後人加水旁釋以爾雅水自河出爲灘非是案郭璞爾雅注酈道元水經酈子河注皆失之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漢志云是降丘宅土蓋夏侯尙書與古文合段王裁以爲或用古文尙書改之恐未

必然揚雄兗州牧箴亦云降丘宅土。今文一作民乃降丘度土。○史記曰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風俗通山澤篇曰謹案尙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象形也段王裁說風俗通所引今文尙書也是字作民乃二字宅作度此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之目也凡古文尙書宅字今文皆作度揚子方言云度居也夏本紀云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司馬所據今文尙書亦當作民乃降丘度土度土訓作居士亦如度西曰柳谷作居西也鄭注云此州寡于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于是下耶居士以其免於厄尤喜故

記之與史記意合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今文作草繇木條亦作少繇木條。○史記作草繇木條漢志作少

蘇木條無厥惟字師古曰少古草字也蘇悅茂也條脩暢也案說文少艸木初生也象一出形有枝莖也讀若徹古文或以爲艸字荀子富國刺少殖穀漢外黃令高彪碑獄獄生少漢書禮樂志五行志鼂錯蘇武董仲舒司馬相如公孫宏趙充國貢禹魏相谷永揚雄貨殖王莽傳及敘傳皆作少此夏侯尙書與古文合者段玉裁說夏本紀草蘇木條二句皆無其維字而揚州有之地理志則二州皆無厥惟字疑今文尙書本皆無厥維字史記揚州有之者後人增之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今文作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史記曰

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集解鄭元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中下錫瑞謹案史記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鄭說與史記合馬注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十三年並蘇九年數之與史記說不同蓋古文異說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蘇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載亦合禹之十三年與蘇九年計之同史記說○一作厥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通同○漢志作厥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通同師古曰貞正也州第九賦亦正當也陳喬樞說九州之賦

唯缺下下充賦至少固當第九集解引
鄭注云其賦中下中下當爲下下之誤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今文一作厥。裴師古曰。裴與篚同。食貨志。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裴詩甫田正義引鄭志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陳喬樞說。鄭以冀州入穀。不貢他州。有貢皆卽穀。稅市所貢匪之物。以當邦賦也。

浮于濟。潔達于河。今文作浮于濟。潔通于河。亦作浮于涉。潔通于河。今文達爲通也。師古曰。浮以舟渡也。因水入水曰通。漢志東郡東武陽云。禹治潔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又平原郡高唐云。桑欽言。潔水所出。鄭注引地理志。說文。潔水與漢志同。說文又引桑欽說。地理今釋云。潔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驅駐。映。澠。縣。屬。二。縣。順。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潔水。自合潔水。則高唐以南。東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潔名矣。

疏班義最明晰

海岱惟青州

。史記作維。漢志作惟。凡史記一書。皆作維。字。漢書一書。皆作惟。字。蓋亦歐陽夏侯之本。不同。顏師古云。今

文尚書作維古文尚書作惟所云今文尚書據熹平石經言之耳
維惟古通用非必漢書用古文也史記集解鄭元曰東至海西至
岱東嶽曰岱山正義曰按舜分青州為營州遼西及遼東漢志泰
山郡博縣云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風俗通山澤篇曰泰山山之
尊一曰岱岱始也釋名釋州國曰青州在東取物生而青也爾雅
九州無青州云齊曰營州李巡注云齊其氣清舒受性平均故曰
營營平也今為青州班志云齊地皆屬
青州是爾雅營州為禹貢之青州矣

岬夷既略 史記漢志作岬夷後漢書東夷傳東夷有九種曰昧夷
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昔堯命羲和

宅岬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贊曰宅是岬夷曰乃暘谷巢山潛

海厥區九族史記集解馬融曰岬夷地名用功少曰略說文略經

略土地也解略字不同以許說為長許或用今文說。今文一作

禹鐵。史記索隱曰岬夷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禹鐵在遼西

鐵古夷字也段玉裁說按鐵當作鍊司馬貞所云今文尚書者蓋

漢一字石經拓本存於祕府及民間者也堯典釋文亦云尚書者

靈耀及史記作禹鍊凡緯書出於漢故考靈耀帝命驗皆今文尚

書也錫瑞謹案據釋文則史記當本作禹鍊字漢書據夏侯尚書

用字多同古文
或本作岬夷耳

濰淄其道

亦三家尚書之異文說文引夏書曰濰淄其道顧炎武

說濰字或省水作濰或省系作濰又或從心作濰總是一字也

一作惟留其道漢志作惟留其道師古曰惟留二水名皆復故

道也惟字今作濰留字或作濰古今通用也一日道讀曰導導治

也志於琅瑯郡箕縣云禹貢濰水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

二十里兗州寢也泰山郡萊蕪云原山留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涉

幽州寢案志前作惟後作濰此通用之證尚書釋文云濰音惟本

亦作惟又作濰孔疏引地理志箕下有屋山二字鄭注引地理志

說文濰水皆作箕屋山蓋皆本漢志為說注疏考證禹貢雖指據

誤本漢志以難孔疏非也以志例求之濰水下當加所出二字水

經言濰淄二水並與志合惟濰水作入海以水道求之入海為是

志云入涉蓋因下文汶水入涉傳寫之誤正義

引班志正作入海王鳴盛反以入海為誤非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今文作海濱廣渴。史記漢志皆作渴史

斥鹵四字誤衍蓋斥鹵乃渴字之注厥田當下屬以厥田上下為

句厥又其字之誤也徐廣曰渴一作澤又作斥鄭元曰斥謂地鹹

鹵漢志注師古曰灝水厓也渴鹵鹹之地段玉裁說作斥者古文

尚書也作渴者今文尚書也渴古作曷地理志又云齊地負海曷

鹵溝漁志云終古島鹵今生稻梁史記河渠書云溉澤鹵之地索
隱云澤一作島本或作斥漢藝文志攷證稱漢儒引異字云海瀕
廣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緡海物惟錯。今文作田上下賦

維錯。史記作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緡海物。今文作田上下賦

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又貨殖傳曰太公望封于齊其地島鹵

通魚鹽。一作貢鹽緡海物惟錯。漢志作惟貢上無厥字案史

記亦當無厥字史記厥字皆以其字代之此云厥疑後人所增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史記漢志同釋名釋山曰山下根之受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今文作厥篚會絲。史記作萊夷為牧其

同讀如音猶毛詩歷歷韓詩愔愔古同音也蓋今文尙書作會而

太史公仍之其義則當為六書之假借班志不作會或班川正體

或後人改易之案此亦三家尙書之異。一作厥棐檿絲。漢

志作厥棐檿絲師古曰檿檿桑也食檿之蠶絲可以弦琴瑟

浮于汶。漢志泰山郡萊蕪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汶水桑欽所

言琅邪郡朱虛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有三

山五帝祠師古曰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平陳喬樞說班志萊蕪下汶水引桑欽言此據古文尙書說也朱虛下東泰山汶水所出云云此據今文尙書說也何以明之說文水部曰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入濰又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前說據今文家言後說據古文家言故以桑欽說別之班志之兼存兩說意亦猶是也淮南子云汶出弗其西流入泲高誘注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是卽入濰之汶水後人以別於萊蕪之汶遂謂出朱虛者爲東汶淮南高誘皆據今文尙書爲說也案桑欽治古文尙書高誘用今文說陳說是也郡國志鄭注引地理志皆同桑欽說

達于濟○今文作通于濟一作通于泲○史記作通于濟漢志作達于泲案今文尙書達爲通漢志前後文達字亦作通字此蓋後人改之濟泲則三家異文

海岱及淮惟徐州史記作維漢志作惟集解孔傳漢志師古注皆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李巡爾雅注曰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釋名釋州國曰徐州徐舒也土氣舒緩也釋水曰淮圍也國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春秋說題辭風俗通皆曰淮者均均其務也

淮沂其乂

漢志南陽郡平氏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

川泰山郡蓋縣云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

風俗通山澤篇曰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

岱及淮淮沂其乂段玉裁說乂今文尚書作艾於漢石經鴻範殘

字知之也夏本紀作治故訓字也案石經亦一家之學漢人不必

盡與之同漢人引書艾乂互見蓋當時通用淮水郡國志與班志

合王應麟閭若璩王鳴盛皆云志淮陵皆作淮浦是也沂水郡國

志史記集解引鄭注說文後一說皆與班志合用今文義過郡

五斟注今古文注疏並云過泰山城陽琅邪東海四郡五字誤

蒙羽其藝史記作藝當從漢志作藝漢志泰山郡蒙陰云禹貢蒙

羽山在南縣所殛

水經山澤篇同

大野既豬○今文作大野既都○史記作大野既都集解鄭元曰

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一作大壘既豬○漢

志作大壘既豬山陽郡鉅野云大壘澤在北兗州藪水經云在東

北左傳西狩于大野杜注爾雅魯有大野郭注皆云在東北與志

略異郭注尚書周官竝云在北與志同錫瑞謹案說文里部云野

古文作壘水經都野澤在武威縣北注古文以爲豬野是野作壘

都作豬皆古文班志云大豭既豬者蓋夏侯尚書兼存古文故班書多用古文字與史記專主今文者不同都音古同豬鄭注禮記云豬都也南方謂都為豬蓋二字皆者聲故古亦通用

揚雄徐州箴曰大野既豬有羽有蒙則豬字亦作豬

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史漢同史記集解鄭元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尚書釋

文曰埴市力反鄭作哉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包裹也釋名釋地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職也黏肥如脂之職也史記集解徐廣曰埴黏土也劉徐解埴字皆用今文說與鄭王古文尚書說異段玉裁說夏本紀地理志皆作埴今文尚書也孔傳用今文尚書釋哉鄭王則否漸當依別本作薪說文曰艸相薪苞也引書艸木薪苞然則字林本說文也紀志皆作漸疑今文尚書作漸孔傳依今文為說錫瑞謹案偽孔名傳古文尚書實多襲今文說蓋王肅通今文尚書其父朗師楊賜傳歐陽尚書故肅陰用今文之義以駁馬鄭如此文偽孔本埴不從鄭作哉漸包不從許書作薪苞皆與史漢文同班馬在許鄭之前非必許鄭是班馬非也惟此文王肅亦同鄭作哉而偽孔本作埴則不可解偽孔傳出於王肅而正義釋文所載孔傳亦間與肅注不同或皇甫謐故頤輩又間有竄亂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今文作田上

土五色羽畎夏翟○史記作其田上中賦中中貢維土五色羽畎

夏翟集解鄭元曰土五色者所以為太社之封正義曰韓詩外傳

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

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也漢書武帝賜齊王閔策曰

受茲青社燕王旦曰元社廣陵王胥曰赤社蔡邕獨斷曰天子大

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

苴以白茅使之立社謂之茅社釋名釋地曰徐州貢土五色有青

黃赤白黑也郊祀志元始五年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

一作貢土五色羽畎夏秋○漢志貢土五色羽畎夏秋師古曰夏

秋秋雉之羽可為旌旄者也周禮染人鄭注引禹貢作狄與志同

而注序官夏采作翟案詩衛風右手秉翟毛詩作翟韓詩作狄翟秋古通用

嶧陽孤桐漢志東海郡下邳云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為嶧陽郡國

山名許鄭以為嶧山之陽其說略異風俗通曰

梧桐出嶧陽山采東南孫枝以為琴聲甚清雅

泗濱浮磬

○今文作泗水之涯浮出好石可為磬也漢志魯國卞縣

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又濟陰郡乘氏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水經引地理志曰出卞縣北據此則泗水下當補出北二字如石扶風鄠鄠水出東南之例入沛王念孫說當爲入沛渠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沛渠知泗水至方與入沛下亦當有渠字志云泗水至方與入沛又云泗水入淮是入淮由方與不由乘氏若自乘氏至昌邑金鄉東繙而至方與爲沛水者是沛水支流非泗也近人多疑志誤失之

淮夷蠙珠暨魚

○今文作淮夷蠙珠泉魚亦作淮夷玼珠泉魚○史記漢志皆作淮夷蠙珠泉魚集解鄭元曰淮夷

淮水之上夷民索隱曰蠙一作玼泉古暨字泉與也師古曰蠙或作玼尙書釋文曰蠙字又作玼章昭薄迷反蚌也說文玉部玼玼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出玼珠玼珠之有聲重文作蠙云夏書玼字也从虫賓聲又糸部紕讀若禹貢玼珠段玉裁說蓋今文尙書作玼古文尙書作蠙宋仲子說淮水中出玼珠玼珠之有聲當作玼蚌之有聲者此今文尙書淮夷玼珠訓故也釋文引韋氏之音及義系諸玼字下其義用宋仲子說此韋本漢志作玼之明證漢志用今文尙書之明證也用此知史紀漢志之一作玼者皆是原本其作蠙者乃後人用古文尙書改之錫瑞謹案段說甚瑒惟三家尙書不同史漢傳本各異或亦有作蠙者不盡由後人

改之揚雄徐州箴亦作贛宋仲子云淮水中出玼珠不云夷水出玼珠是今文說以淮夷爲淮水之夷與鄭云淮水之夷民同鄭用今文勝於馬注以淮夷爲二水名也續漢書輿服志云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據漢時今文說是古以玉爲珠非謂蚌珠故此於蚌珠必加竈以明之也

厥篚玄纁縞○今文篚一作斐○史記作篚集解鄭元曰纁細也祭服之材尙細漢志作斐師古曰元黑也纁細紺也縞鮮支也卽今所謂素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今文作浮于淮泗通于河○史記作浮于淮泗通于河漢志作浮于淮泗達于河山陽郡湖

陵云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漢志通作達誤當從史記作通山陽郡下作通不誤而泗淮字傳寫誤例河字皆荷之譌說文水部荷字下云荷澤水在山陽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从水苛聲許說卽本班志其所據志山陽郡下作荷則志首述禹貢亦必作荷此古今文不異者也水經注泗水篇湖陸地理志故湖陵縣也荷水在南據鄭氏所引則今班志水在南上脫一荷字志云

荷水在南則通于河當作通于荷無疑其志首述禹貢及史記述禹貢皆當作荷亦無疑矣荷水與豫州之荷澤別漢志荷澤在定陶東荷水在湖陵南蓋荷澤澤名荷水則荷澤之東出而流注於泗者也對注謂此荷卽荷澤失之

淮海惟揚州

史記作維漢志作惟今本史漢皆从手作揚宋本史記作淮海維揚州揚字从木漢張壽曹全劉熊王純

度尙焉親陳球張翥無極山碑揚州字皆作揚王念孫說宋景祐本地理志揚州載揚州川揚州山作揚江聲段玉裁皆云當从木案李巡注爾雅曰江南其氣慘動厥性輕揚故曰揚州釋名釋州國曰揚州州界多水水波揚也據李劉之說漢時今文家揚州字或亦从手作揚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今文作彭蠡既都陽鳥攸居○史記作彭蠡既都陽鳥攸居○今文作彭蠡既都陽鳥攸居○史記作彭

古文尙書作豬鄭元云南方謂都爲豬則是水聚會之義○一作彭蠡既豬陽鳥攸居○漢志作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班書攸皆作適蓋參用古字志於豫章郡彭澤云禹貢彭蠡澤在西郡國志鄭注引地理志皆云在西惟水經山澤篇云在西北略異○一作彭蠡既豬○楊雄揚州箴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呂氏春秋孟春紀候雁北稽衆鳥所居禹貢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呂氏春秋孟春紀候雁北

高誘注云候時之雁從彭蠡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漠仲秋紀候雁來注云從北漠中來過周洛之彭蠡季秋紀注亦云候時之雁從北方來南之彭蠡季冬紀雁北鄉注云雁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漠也淮南時則訓注略同王仲任與高氏皆習今文亦以彭蠡爲鴻雁之所常居與鄭注云陽鳥爲地名非古義也同是今古文皆無異說林之奇以陽鳥爲地名非古義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漢志會稽郡吳縣云具區澤在西揚州川藪古

陵云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又丹陽郡蕪湖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案班志有中江南江惟不著北江之名攷之水經云河水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於江河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則班志所云會稽毗陵江在北東入海者卽北江上脫北字也志又云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正與初學記引鄭注左合漢爲北江相合鄭云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皆同班志之義是鄭亦用今文說也三江之說言人人殊後人多疑班志爲誤又謂志所言乃職方三江非禹貢三江錢塘說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地理志南江北江中江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卽釋禹貢矣揆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

道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案錢說是也阮元浙江圖考焦循鄭注釋成磬鏡班義述尤詳文多不具錄風俗通山澤篇曰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釋名釋水曰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公共也。今文一作振澤底定。史記震澤致定底作致故訓字索隱曰震一作振案廣雅釋地作振澤廣雅多用今文蓋今文尙書有作振澤者疑史記原本亦作振

篠簞旣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今文作竹箭旣布。史記作竹

箭。今文異字也。說文稽引書曰竹箭如栢言夏書竹箭讀箭如栢也。陳壽祺說史記此篇所紀九州貢物無有易以訓詁者不應於篠簞二字獨變蓋今文尙書篠簞必作竹箭太史公據而書之說文書曰竹箭蓋節引今文禹貢之辭錫瑞謹案史記敷作布疑亦今文本字史記於禹敷土作傳不代以布字說文引布重莫席乃古文而敷亦作布是由所傳本異非以故訓代之也。一作篠簞旣敷。史記天木喬。漢志作篠簞旣敷。史記天木喬師古曰篠小竹也。簞大竹也。敷謂布地而生也。錫瑞案今文尙書木無厥字。維字史記於兗州作草繇木條與漢志同於此文乃作其草惟天其木惟喬蓋後人妄增之。史記皆作維不作惟也。篠簞一作條蕩。漢無極山碑曰楊越之施口條蕩是漢時今文篠簞亦作條蕩。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今文作厥土塗泥田

記作其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雜錯作雜故訓字集解馬融曰

塗泥漸洳也。一作賦下上錯。漢志作賦下上錯師古曰塗泥

澱洳濕也田第九賦

第七又雜出諸品

厥貢惟金三品璫琨篠簜。今文作貢金三品璫琨竹箭集解鄭元曰銅

三色也孫星衍說史公篠簜作竹箭者與上竹箭既布同非詰字

蓋今文也陳喬樞說鄭以金三品爲銅色當是今文家說三色者

蓋青白赤也王肅以爲金銀銅非也。璫琨一作璫琨。漢志作

璫琨篠簜段玉裁說釋文曰琨音昆馬本作璫琨韋昭音貫按此謂

馬本作璫琨與漢書同韋注漢書璫音貫也說文璫字下曰琨或从

貫此蓋今文尙書作璫古文尙書作琨故竝列之如玼璫之比馬

本則同今文者也錫璫謹案史記作琨揚雄揚州箴曰璫琨篠簜

琨璫聲近故古通用其或從昆或從貫者三家之文不同段玉裁

謂古文尙書作琨似猶未盡

齒革羽毛惟木

。今文作齒革羽旄無惟木字。史記漢志皆作齒革羽毛無惟木二字段玉裁說夏本紀揚州字

作毛而正義云按西南夷常貢旄牛尾書詩通謂之旄按紀荊州羽旄齒革字正作旄則楊州作毛淺人所改也漢書汲古本亦楊作毛荆作旄而楊州注內仍作旄則正文亦淺人所改惟木二字紀志皆無此今文尙書也錫瑞案大傳曰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備毛字亦後人改之師古注羽旄謂取鳥之羽可爲旄者也解雖未當然可證顏本漢志正作旄

島夷卉服

○今文作鳥夷卉服○漢志作鳥夷卉服師古曰鳥夷

前翼州鳥夷皮服作鳥者不同後人妄改之耳陳喬樞說史記用歐陽今文作鳥此說甚非釋名釋水曰海中可居者曰鳥非釋尙書安見其用歐陽章句耶真可謂無稽之言矣後漢書度尙傳椎髻鳥語之人李賢注引書曰鳥夷卉服

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史記作其篚織貝其包橘柚錫貢集解鄭元曰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

所以柔金也錫瑞案史記於錫大龜錫土姓皆作賜惟此錫貢與錫貢磬錯作錫疑史公今文說亦當爲貢錫與鄭說同王肅云橘柚錫命而後貢師古引以注漢志其說非也○今文一作厥篚織貝○漢志作棗

公于江海達于淮泗

○今文作均江海通淮泗一作均江海通于淮泗○史記作均江海通淮泗集解鄭元曰

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漢志多一于字師古曰均平也通淮潏而入江海故云平釋文曰沿悅專反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云均平也段玉裁說馬本依今文尙書也鄭本作松松者沿之字誤故云當爲沿此蓋壁中文轉寫以木水消潤公占不分而鄭正之裴駰史記集解此條當云均鄭本作松松讀曰沿乃合孫星衍說均蓋衍字一切經音義三引三蒼云循古文作𠄎則謂循于江海也

荆及衡陽惟荊州

史記作維漢志作惟漢志南郡臨沮云禹貢南

水入沔行六百里又長沙國湘南云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郡國志言荊山衡山鄭注引地理志荊山水經山澤篇言荊山衡山並與志同李巡注爾雅漢南曰荊州曰其氣慘剛稟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釋名釋州國曰荊州取名於荊山也必取荊爲名者荊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彊常警備之也揚雄荊州箴曰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風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

江漢朝宗于海

風俗通山澤篇曰江出蜀郡岷流互微外嶧山入海詩云江漢同流禹貢江漢朝宗于海論衡書虛

篇曰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汎揚動靜自
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經曰江漢
朝宗于海虞翻注易習坎有孚曰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
如月行天段玉裁說說文水部曰淖水朝宗于海也从水朝省聲
衍水朝宗于海兒也从水行按淖者今之潮字以淖釋朝宗于海
此今文尙書說也澤水之時江漢不願軌不與海通海潮不上至
禹治之江漢始與海通錫瑞謹案如段說則當讀朝爲潮朝宗二
字不連而鄭注云江水漢水其流過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
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
先疆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鄭訓宗爲尊以朝宗爲尊天
子之義與揚子雲說合蓋亦今文家說而王
仲任虞仲翔義不同者歐陽夏侯之說異也

九江孔殷

史記曰九江甚中集解鄭元曰地理志九江在潯陽南
皆東合爲大江索隱曰按尋陽記九江者烏江蚌江烏

白江嘉靡

江沙江映江廩江隄江箇江又張濱九江圖所載有三

里五映烏

土白蚌九江之名不同漢志廬江郡尋陽云禹貢九江

在南皆東

合爲大江又於豫章郡鄱陽云鄱水西入湖漢餘汗云

餘水在北

至鄡陽入湖漢艾縣云修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

百六十里

贛縣云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南城云盱水西北至

南昌入湖

漢建云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宜春云南水東至新

益人湖漢雲都云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九百八十里南華云
彭水東入湖漢是鄱水餘水修水豫章水肝水蜀水南水彭水合
湖漢水爲九俱入江故曰九江應劭注漢志九江郡曰江至廬江
尋陽分爲九是也尙書釋文引潯陽記及張須元緣江記云與
索隱略同又引太康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澤也尙
書正義引鄭注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
難與史記集解引鄭元云云不同而其義未嘗不可通如贛縣
都之水亦皆山谿所出不必定指潯沅瀟湘九水爲山谿也贛縣
譙鄭君治古文尙書與馬班今文家說相同史記河渠書太史公
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王傳擊廬江有尋陽之船結九
江之浦絕豫章之口龜筴傳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
十枚輪太卜官與九江納錫大龜正合漢志豫章郡莽曰九江柴
桑莽曰九江亭是馬班皆以九江爲在廬江豫章二郡之地劉歆
治古文者其所云湖漢九水雖不盡在尋陽之南而班志全引之
則九江當卽此九水若尋陽記緣江記所云烏江等水此皆瑣瑣
未足以當禹貢九江宋胡旦毛晃又傳會山海經以九江爲洞庭
尤非古義其爲是說者蓋疑豫章九水不在荊州境耳不知禹貢
所云必合治水源流施功次序非必一州之水不可旁及他州禹
貢首云治梁及岐梁岐卽不在冀州之境也孫星衍說九江之水
在豫章郡非荊州水而水經云沔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沔

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是九江入此澤而合大江故云甚中孫說甚明可無疑於九水不當屬荊州矣

沱潛既道

○今文作沱潛既道○史記作沱潛已道集解鄭元曰水出江爲沱漢爲潛案古潛潛通用毛詩潛有多魚韓

詩作潛毛用古文作潛韓用今文作潛也○一作沱潛既道○漢

志作沱潛既道又南郡枝江云江沱出西東入江漢中郡安陽云

鵲谷水出西南北入漢水經注引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南東入江

則今本漢志脫一南字水經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潛水出漢

中南鄭縣東南早山北至安陽縣南入于沔

鄭注以沱爲夏水與班志不同恐非今文義

雲土夢作父

史記作雲夢土爲治索隱曰雲土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故合稱雲夢耳漢志作雲夢土作父又

南郡華容云雲夢澤在南荊州數水經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

東段玉裁說作雲土夢者今文尙書也今史記各本皆作雲夢土

而史記索隱單行本大書雲土夢三字小注云雲土夢二澤名引

韋昭云雲杜今爲縣屬江夏解之曰地理志江夏有雲杜縣是其

地也然則史記本作雲土夢確然可證而小司馬所引韋昭語乃

漢書音義也則漢書本作雲土夢又確然可證古土杜通用如韓

詩桑杜毛詩作桑土毛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是也本呼雲土

單呼之爲雲此類甚多錫瑞謹案段說是也而未盡也王逸注楚

解云夢澤中也楚人名澤中謂夢中叔師習今文則今文家說夢
卽是澤非澤之名雲土夢猶云雲土澤不得如小司馬說雲土夢
爲二澤名也左氏傳云雲中又云夢中又云江南之夢盡夢中卽
澤中江南之夢卽江南之澤耳雲夢本一地故爾雅十藪楚有雲
夢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墜形訓九藪楚之雲夢皆不分別言
之司馬貞李吉甫以下乃分爲二云雲在江北夢在江南非是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文作厥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齒革金三品○史漢文同史厥作其

施

施榦栝柏礪砥礪丹史記作施榦栝柏礪砥礪丹○今文榦一作

陳喬縱說史記礪字當從漢書作厲爲正詩公劉取厲取鍛禮記
肅行砥厲廉隅左傳哀十六年勝自厲劍皆不從石作礪○施一

作施○漢無極山碑作施釋文施又作施說文施重
文樛云或從熏然則樛爲古文史漢皆從今文明矣

惟箇箝栝三邦底貢厥名○今文作維箇箝栝三國致貢其名底作

致故訓字史公以厥名上屬爲句與鄭以厥名下屬不同集解引
馬融曰言箇箝栝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馬同今文說陳喬縱以

說爲今文非也。一作惟箇籀楷三國底貢厥名。漢志作惟
箇籀楷三國底貢厥名案說文竹部云籀箇籀也从竹路聲夏書
曰惟箇籀楷又重文籀云古文籀从籀木部云枯槩也从木古聲
夏書曰惟箇籀楷枯木名也錫瑞案許以籀爲古文則木部所引當
是古文尙書籀當作籀誤脫竹耳竹部所引當是今文尙書今史
記漢志作籀皆同古文無有作籀者豈後人改之歟。一作籀
足杆。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箭足杆杆卽楷也音怙箭足者矢
鐵也或以箭足訓釋箇籀乎段玉裁說箭足非矢鐵正謂矢槩蓋
古文尙書作枯今文尙書作杆古文尙書作箇籀今文尙書作箭
足非訓釋之謂也錫瑞案史記籀籀作竹箭則箇作箭宜矣足疑
路之
壞字

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今文納錫一作入賜

組九江入賜大龜史記納皆作入用今文。○篚一作棐。漢志作
厥棐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師古曰錫命而納不常貢也錫瑞
謹案錫大龜三字當連讀錫大龜者蓋天子錫諸侯之大龜禮樂
記曰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
也公羊傳言寶玉大弓有龜青純是公羊以寶卽是寶龜正與樂
記所云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相合是古天子有錫諸侯寶龜

之禮納錫大龜謂納此錫諸侯之寶龜史記作入賜亦謂入此賜諸侯之大龜也

浮于江沱潛漢

○今文作浮于江沱潛于漢。史記作浮于江沱

或潛下有于誤耳段玉裁說按夏本紀則今文尙書有此于字也或改古文同今文或古文本有皆未可知古文無逸篇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淫領四于字此以浮領二字句法正同陸氏誤絕其句故云非耳。一作浮于江沱潛漢。漢志作浮于江沱

漢

逾于洛至于南河

○今文作踰于雒至于南河亦作逾于雒至于

洛與下伊雒作雒不符由後人改之參差不一當從史記豫州雒水從佳雍州洛水從水魚參魏略云漢火行忌水洛去水而加佳焉說不足信

荆河惟豫州

史記作維漢志作惟志於南郡臨沮云禹貢南條荆

陽氣分布各得其處故其氣平靜多序也李巡注爾雅河南曰豫州曰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釋名釋州國曰豫州地

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陳喬樞說以豫州爲京師
東都所在此據周代言之禹貢之豫州其取誼當以元命包及爾
雅李逵注爲允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今文洛作雒。史漢皆作雒。漢志去農郡

一行四百五十里又上雒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入雒過郡
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又河南郡穀城云禹貢瀍水出替亭
北東南入雒去農郡新安云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王念孫說伊
水出出上當有所字書正義引作伊水所出是也案淮南墜形訓
曰伊出上魏水經曰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郭落山又
東北過伊關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入于洛洛水出京兆上洛縣
謹舉山又東逕熊耳山東北過盧氏縣南東北流入于河瀍水
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
師縣又東入于洛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郡國志
伊瀍澗水與班志同春秋說題辭曰洛之爲言釋也釋其耀也釋
名釋水曰山夾水曰澗澗間也言在兩山之間也廣雅釋水曰伊
因也洛釋也瀍理也澗間也。瀍一作廛。淮南本經訓曰導廛
澗不從水高注曰廛讀裏蘊之蘊

榮波既豬

漢志作榮波既豬師古曰波亦水名言其水並已竭聚

人表作司徒皮儀禮既夕篇設披鄭注云今文披皆爲藩是其證

說文作潘史記作播漢書作波疑皆三家尙書之異文案陳說是

也段玉裁謂後人以枚書改漢志失之梁玉繩謂波乃洛之支水

駁師古二水名爲妄亦非也。今文一作榮播既都。史記作榮

播既都索隱曰古文尙書作榮波此及今文竝云榮播播是水播

溢之義榮是澤名故左傳云狄及衛戰於榮澤鄭元云今塞爲平

地榮陽人猶謂其處爲榮播錫瑞謹案索隱謂播是播溢之義非

也揚雄豫州箴曰榮播泉漆馬注尙書作播云榮播澤名鄭注周

禮職方氏其浸波漾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榮播既都賈疏禹貢有

播水無波呂忱曰播水在榮陽皆以播爲水名說文曰潘水名在

河南榮陽播水蓋卽潘水若以爲播溢之義而云榮播則不辭甚

矣如震澤本以震蕩爲名若倒其文曰澤震豈可通乎段玉裁說

攷榮澤字古从火漢韓勅後碑劉寬碑陰鄭烈碑焚陽字皆从火據

六榮字皆從火漢韓勅後碑劉寬碑陰鄭烈碑焚陽字皆从火據

段說則今文亦當從

火史漢皆後人改之

導荷澤被孟豬

。今文作道荷澤被明都。史記作道荷澤被明

都索隱曰明都音孟豬孟豬澤在梁國睢陽縣東

北爾雅左傳謂之孟諸今文亦爲然惟周禮稱望諸皆此地之一
名案水經亦作明都與史記合。一作被孟諸。案大傳云孟諸
靈龜此今文作孟諸之證說文青州孟諸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
子陸形訓皆曰宋之孟諸高注云孟諸在梁國睢陽之東北雋
臨。一作被盟豬。漢志作道荷澤被盟豬又濟陰郡曰禹貢荷
澤在定陶東屬兗州又梁國睢陽曰禹貢盟豬在東北水經同師
古曰荷澤在湖陵與漢志不合蓋漢志水經謂在定陶者其澤也
說文僞孔傳以爲在湖陵者其流也顏據僞傳改漢志誤矣段玉
裁說明盟孟望古音皆讀如芒在第十部諸豬都古音皆在今之
九魚在第五部皆同音通用案此亦三家文異非必盟豬爲古文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今文作厥土惟壤下土墳壚田中

上賦錯上中。亦作厥土壤。漢志作厥土惟壤史記作其土壤
無惟字錯作雜用故訓集解馬融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
釋名釋地曰土黑曰盧盧然解
散也鄭注壚疏也義亦相近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纈錫貢磬錯

。今文作貢漆絲紵紵厥篚

漆絲紵紵其篚織纈錫貢磬錯段玉裁說臬夏本紀作絲蓋今文
尚書也二字同在古音弟一部續紀作紵故訓字也案史記錫字

不作賜或亦當如鄭注貢錫之義。一作貢漆泉繡紵棗織績錫貢磬錯。漢志作貢漆泉繡紵棗織績錫貢磬錯。揚雄豫州箴作泉與志合。

浮于洛達于河。今文作浮于雒通于河。史記作浮于雒達于

書當作通于河與前浮于濟潔通于河同例洛當從史記作雒。

華陽黑水惟梁州。史記作維漢志作惟漢志京兆華陰云太華山

漢志華陰屬京兆說文鄭注水經並云宏農華陰蓋後漢建武十

五年改屬郡國志宏農郡華陰故屬京兆有太華山漢志益州郡

滇池云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續漢郡國志亦云縣

北有黑水祠或云黑水即若水亦即瀘江漢志若水出蜀郡旄牛

縣徽外南至大犇入繩繩水出越嶲郡遂久縣徽外東至犍道入

江行千四百里後漢書章懷太子注云瀘水一名若水瀘本作盧

訓黑漢中山盧奴縣有盧水鄭元云水黑曰盧是其證揚

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

岷嶓既藝。漢志作岷嶓既藝又蜀郡蒲氏道云禹貢嶓山在西微

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

十里又隴西郡西縣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案班書兼存古文蓋本夏侯尚書與史記不同段玉裁謂後人改竄亦未必然揚雄益州箴曰禹導江沱岷嶓啟乾。今文一作汶嶓既茲。史記作汶嶓既茲索隱曰汶一作嶓又作汶岐山封禪書一云嶓山在蜀郡瀛氏道西微江水所出嶓冢山在隴西縣漢水所出也段玉裁說夏本紀作汶又曰汶山之陽又曰汶山道江今文尙書作汶也史記封禪書說秦并天下所奉名山大川自華以西有嶓山釋之曰嶓山蜀之汶山也凡訓詁之法以今釋古謂今之汶山卽秦之嶓山也是則漢人呼爲汶山字作汶確然可證貨殖傳曰吾聞汶山之下沃野字作汶此古本也河渠書蜀之岷山字作岷此改竄本也地理志蜀郡有汶江道史記西南夷傳曰以冉駹爲汶山郡漢書孝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目爲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文山郡西南夷傳亦曰以冉駹置文山郡此亦漢時字正作汶或作文之證也漢人字正作汶者必以伏生尙書字正作汶屈賦悲回風曰隱岐山以清江王注尙書曰岐山導江岐一作岷一作汶按文字是文省體岐岷皆或體也叔師所引今文尙書也錫瑞謹案漢教修華嶽碑云決江開汶正作汶段未及引段又云嶓字不見於說文豈其始但作番字或加山旁也廣雅云嶓冢也然則嶓與冢正是一物以其形名之錫瑞案廣雅多從今文是今文亦作嶓

沱潛既道。○今文作沱潛既道。○史記作沱。一作沱潛既道。○

汶江云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又巴郡宕渠云潛水西南入江潛當

作瀘水經山澤篇云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

西南沱水經山澤篇云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

江江沱即郫之江沱水經分而為二非也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史漢同集解鄭元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

在蜀郡青衣縣青衣後改為漢嘉蔡山不知所在也漢志蜀郡青

衣云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漢郡國志蜀郡屬國漢

嘉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又漢志蜀郡云禹貢桓水出蜀山

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水經注引鄭注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

和讓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案鄭義

與馬不同當是從今文說鄭以蔡蒙為一山不知是今文說否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今文作厥土青黎田下

厥土青黎田下上賦下中三錯釋名釋地曰土青曰黎似黎艸色

也陳喬樞說此據今文家說知其然者史記青黎作青驪此據歐

陽今文黎可訓小疏驪不可訓小疏也馬云黎小疏也王云青黑

色黎小疏也此古文尚書說以青為其色以黎為其質與今文家

說不同正義引鄭注云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下之賦者少耳
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蓋復益少。今文黎一作驪。史記作其
土青驪田下上賦下中三錯御覽三十
七引尚書禹貢梁州土青驪與史記合

厥貢璆鐵銀鏤斨磬

史漢皆作璆集解鄭元曰黃金之美者謂之璆鏤剛鐵可以刻鏤也釋文作璆云馬同韋

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注余正璆即紫磨金段玉裁說此條最不可通蓋美玉之字从玉作璆紫磨金之字从金作鏐不能混一馬本作璆孔同鄭本作鏐韋昭漢書同韋昭漢書作鏐疑史記亦本作鏐皆本今文尚書而古文尚書則作璆馬不改字鄭則依今文讀璆為鏐也案段說似是

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史記作西傾因桓是來集解馬融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餘

道也錫瑞謹案史漢皆以西傾因桓是來為句馬讀與史漢合師古漢書注與馬同馬說蓋從今文鄭以織皮西傾為句以桓是為隴阪名與史漢句讀不同當是古文異說陳喬樞云鄭說蓋從今文非是。今文一作西傾因桓是來。漢志作西傾因桓是來師古曰西傾山名在臨洮西南桓水名也言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無它道也頃讀曰傾頃與倬蓋三家異文漢志隴西郡臨洮云禹

貢西頃山在縣西南部都尉治也桓水見上郡國志鄭注引地理志西頃與漢志同水經山澤篇西頃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禹貢會箋云漢志南部都尉治南部二字屬下不得以西南為句疑誤逗也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今文作浮于潛踰于沔。史記作浮于潛踰于沔。蓋淺人改之。

謂漢為沔案禹貢言潛者四史記三作潛惟此作潛蓋淺人改之今正。一作浮于潛逾于沔。漢志作浮于潛逾于沔又武都郡

武都云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隴西郡首陽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

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寢王念孫說東字後人所加隴西郡氏道下云養水東至武都為漢不言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

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本無東漢之稱其說是也鄭注或謂漢為沔亦本班志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沔水郡國志言渭與班志

同春秋說題辭曰渭之為言渭也廣雅疏證云渭也之渭疑謂字譌玉篇廣韻並云謂行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史記作維漢志作惟史記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旗池有黑水祠鄭元引地記曰三危山黑水出

其南山海經黑水出崑崙墟西北隅也揚雄雍州箴曰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閭闔畫為雍垠李巡注爾雅河西曰雍州曰其氣

穽所不及陰穽也釋名穽州國曰穽州在四山之內穽弱也

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史漢同集解鄭元曰眾水皆東此獨西流也索隱曰水經云弱水出

張掖刪丹縣西北至酒泉會水縣入合黎山腹山海經云弱水出

崑崙墟西南隅也漢志張掖郡刪丹云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

至酒泉合黎又安定郡涇陽云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

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又右扶風漆縣云水在

縣西又北地郡直路云沮水出東西入洛師古曰漆沮即禹翊之

洛水也淮南墜形訓曰涇出薄洛之山注云薄洛之山一名斧頭

山在安定臨涇縣西水經曰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

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焉翊郡北東入于洛廣雅釋水

曰涇徑也

渭循也

澧水攸同荆岐既旅史記作澧水所同攸作所故訓字荆岐已旅既作已亦故訓字。今文一作鄠水迨同。

漢志作鄠水迨同師古曰迨古攸字也攸所也荆岐二山名荆在

岐東言二山治畢已旅祭也漢志右扶風鄠縣云古國有扈谷亭

扈夏啟所伐鄠水出東南又有潒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又左馮

翊褒德云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

漢水經荆山在焉謂懷德縣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漢志作惇物又右扶風武功云大壺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縣東又

入河錫瑞謹案班志特舉古文之說則今文說當與古文不同今

文家說蓋不以惇物為山名漢無極山碑曰有終南之惇物岱宗

之松楊越之桅口條蕩洪适謂以惇物為終南所產與松篠同科

此歐陽夏侯家說程大昌本之謂終南產物殷阜故稱惇物非別

有一山攷漢書東方朔傳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其地從汧隴以

東商雒以西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

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也是終南之饒物產至漢猶然此文

與下原隔底績至于豬野對文惇物正與底績相對史記集解鄭元曰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水經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皆與今文義不合

。今文一作終南敦物。史記作敦物

原隔底績至于豬野今文作至于都野。史記作都野集解鄭元曰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水經山澤篇曰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廣雅亦作都野與史記合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言濕也春秋說題

辭曰高平曰太原原者端也平而有度下濕曰陽陽之言濕也下澤也釋名釋地曰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下濕曰陽陽蟹也蟹蟹濕意也。一作至于豬壘。漢志作豬壘又武威郡武威云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為豬壘澤陳喬樞說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居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據此則休屠澤與豬野微有分別或今文家說不以休屠澤為卽豬野故班志特以古文別識之

三危既宅三苗不敘

漢志作三危既宅三苗不敘御覽地部引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

相接據此則索隱引河圖作岐山岐字乃汶字之誤緯書多同今文河圖云汶山與史記作汶合則其解三危亦當是今文家說也淮南墜形訓曰樂民挈閭在崑崙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司馬相如大人賦直徑馳夫三危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崑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水經山澤篇三危山在熒煌縣南。今文一作三危既度三苗丕序。史記作三危既度三苗大序索隱曰鄭元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度劉伯莊音田各反尙書作宅案今文尙書宅作度史記丕作大故訓字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今文作

田上上賦中下貢璆琳琅玕。○史記作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璆琳琅玕後漢書杜篤傳曰夫應州本皇帝所以育業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張衡西京賦曰爾乃廣衍沃土厥田上上論衡率性篇云禹貢曰璆琳琅玕此則土地所生眞玉珠也段玉裁說眞玉謂璆琳眞珠謂琅玕今文尙書作琳與爾雅合案史記論衡用今文作璆亦與爾雅合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郭璞注曰璆琳美玉名琅玕狀似珠也。○一作貢球琳琅玕。○漢志作球蓋夏侯尙書異字師古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似珠者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史漢同漢志金城郡河關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

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又左馮翊夏陽云禹貢龍門山在北郡國志同水經山澤篇龍門山在河

東皮氏

縣西

織皮崐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今文作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序。○史記作織皮昆侖析支

渠搜西戎卽序索隱曰鄭元以爲衣皮之人居昆侖析支渠搜三山皆在西戎王肅曰昆侖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在西域

王肅以爲地名而不言渠搜今按地理志金城臨羌縣有昆侖
敦煌廣至縣有昆侖障朔方有渠搜縣。一作織皮昆侖析支渠
更西戎卽敘。漢志作織皮昆侖析支渠更西戎卽敘而金城郡
臨羌云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有弱水昆侖山祠侖字不從
山溝漁志亦作侖渠更作更師古曰更讀曰搜卽敘作敘而西戎
傳贊曰書曰西戎卽序夏后是表張晏曰表外也禹就序以爲外國也
敘傳曰西戎卽序夏后是表張晏曰表外也禹就序以爲外國也
據此則地理志作敘乃後人改之荀悅漢紀引書曰西戎卽序言
皆順從其序也案此昆侖在臨羌非禹本紀所言河源所出之昆
侖亦非去嵩高五萬里海外大荒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之昆侖
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今文作道九山岍及岐至于荆山

于荆山踰于河案隱曰岍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焦耳嶧冢內方岐至
是九山也古分爲三條故地理志有北條之荆山馬融以岍爲北
條西傾爲中條嶧冢爲南條鄭元分四列岍爲陰列西傾次陰列
嶧冢爲陽列岐山次陽列錫瑞謹案索隱所引九山以經攷之岐
字是汶字之誤岍山次陽列亦誤史記岍作汶或作岐與岐相似
故譌爲岐矣三條者今文家說也四列者古文異說也漢人多用

三條之說如西嶽華山堂闕碑云列三條則居其中三公山碑云
三條別神白石神君碑云參三條之壹封龍山碑云三條之列神
殺阮碑云中條之山蓋華嶽之體南通商雒皆爲中條華山碑亦
以太華爲中條據此諸碑皆是漢世通行今文多云三條罕云四
列尙書正義曰從此導汧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
貢北條荆山在馮翊襄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
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汧北條西傾中條嶠
冢南條鄭元以爲四列鄭創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也據此三條
之說最古馬王皆同班志僞孔傳王肅作故其說同惟鄭君說爲
異陳喬樞以天官書傳會之非是。一作道汧及岐至于荆山逾
于河。漢志作道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師古曰自此以下更
說所治山水首尾之次也治山通水故舉山言之汧山在汧縣西
道讀曰導河卽梁山龍門又志右扶風汧縣云吳山在西古文以
爲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鄉茲中谷雍州豈蒲藪汧水出西北入
渭郡國志右扶風汧有吳嶽山一名汧汧水出亦曰嶽山爾雅釋
山吳山謂之開山郭璞注山海經亦云吳山別名開山王念
孫說開與汧同吳山虞山吳嶽嶽山開山並汧山之異名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今文作至于太嶽。○史漢同漢志河東郡
蒲反云雷首山在南籠縣云霍太山在東冀

州山郡國志水經山澤篇言雷首與志同水經又云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餘同漢志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今文作底柱一作砥柱○史記作砥柱漢志作底柱師古曰底柱在陝縣東北山在河

中形若柱也漢志河東郡濩澤澤云禹貢析城山在西南垣縣云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沁水所出水經山澤篇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

河中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王屋山在河東垣曲縣東北皆同漢志孔疏林氏尙書解蔡傳引志在西南脫南字非是

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今文一作太行常山○史記作常山漢志作恒山志於河內郡山陽云

東太行山在西北壘王云太行山在西北常山郡上曲陽云恒山

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滹張晏曰常山郡恒山在西遼文帝諱故改曰常山案恒常古通用不盡由避諱大

行列子謂之大形淮南子謂之五行之山據漢志兩太行皆在河內郡國志水經山澤篇高誘注呂覽淮南皆云太行

在河內野王縣與漢志同漢志有兩碣石說見前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今文西傾一作西頃朱圉一作朱圍史記作西傾集解鄭元曰地理志朱

圍在漢陽太華山在宏農華陰南索隱曰圍一作岡太華卽敦物山漢志作西頃志於隴西郡臨洮云禹貢西頃山在縣西南天水

郡冀縣云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又隴西郡首陽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又京兆尹華陰云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水經同惟以華山在宏農華陰縣爲異段玉裁說圉紀志皆同而漢志冀縣下作圉則其前述禹貢亦必作圉夏本紀索隱云圉一作圉蓋皆後人依尙書改爲圉也錫瑞謹案圉圉古通用左氏定四年經孔圉公羊經作孔圉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靈圉燕於閒館封禪書曰鬼神接靈圉賓于閒館此通用之證鄭引地志與班志小異索隱以大華爲敦物殊誤且今文說不以敦物爲山名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今文作至于負尾集解鄭元曰陪尾在江夏史記作負尾集解鄭元曰陪尾在江夏

安陸東北若橫尾者漢志作倍尾師古曰倍讀曰陪志於宏農郡盧氏云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潁川郡密高云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密高爲外方山也南陽郡平氏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江夏郡安陸云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水經同陳喬樞說班志稱禹貢多據今文家尙書說其據古文說者則以古文別之問有引桑欽說亦古文家言也此經陪尾今文家必以泗水陪尾釋之與古文尙書以爲橫尾在安陸者說異知者賈疏引春秋文耀鉤語廟以文尙書說也

今文尙書說也

異文段玉裁曰負聲音聲古音同在第一之哈部古字多以負爲
倍以倍爲向背之背亦以倍爲負賦醜下嫌辨維素貞歸古
隸麒譌煩覬也漢月令王萢生呂氏春秋作王萢生郭景純注穆
天子傳云萢今萢字音倍皆其證也案陳說近是然無塙證鄭注
水經山澤篇皆與古文說同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江○今○
夏○文○
郡○導○
竟○陵○
云○道○
章○
山○
在○
東○
北○
古○
史○
漢○
同○
漢○
志○

導嶧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今文導作道。○史漢同。漢志文以爲內方山。六安國安豐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釋名。釋山云。山頂曰冢。冢腫也。言腫起也。河圖括地象曰。嶧冢山上爲狼星大別。爲地理。以天合地。以通荆山。爲地。離上爲軒轅星。段玉裁說。班志章山之上。當有立字。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又郡國志曰。江夏郡竟陵立章山。本內方。又水經注曰。禹貢注立章山也。蓋俗本漢書因章頭似立而脫之也。案郡國志史記集解。水經山澤篇言大別在安豐。皆與志合。志云。安豐屬六安郡。國志鄭注。水經皆云。屬廬江者。建武十年省併也。孔疏云。地理志無大別。失檢。水經注引京相璠說。亦與志合。杜預始疑大別不在安豐。元和志遂以翼際山當之。非古義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今文作汝山之陽亦作嶠山之陽○史記作汝漢志作嶠志於長沙國湘南云禹貢衡

山在東南荊州山水經同案今文說以霍山爲南嶽霍一名衡非此衡山說見前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今文作過九江至于傳淺原○史漢皆作敷淺原而漢志豫章郡歷陵云傳易山傳易

川在南古文以爲傳淺原段王裁說以此作傳知前作敷者淺人所改也猶傳土改敷土也以漢書作傳知本紀作敷者亦淺人所改也郡國志亦曰豫章歷陵有傳易山今本尙書正義史記索隱地理志注皆作博陽山易陽同字博則誤也案僞孔傳云敷淺原○名博陽山博疑卽傳之誤水經云在歷陵縣西與志小異

導弱水至于合黎○今文作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集解鄭元曰地理志弱水

出張掖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馬融王肅皆云合黎流沙是地名索隱曰弱黑河漢江沈淮渭洛爲九川案今文尙書有三條之說道山道水皆有之馬注云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是也鄭引地記通于南海之文蓋本之山海經淮南子而鄴道元司馬貞從之按之古經近志皆云北流不得轉入南海○一作道弱水至于合黎○漢志作道弱水至于合黎師古曰合黎山在酒泉流沙在敦煌西又張掖郡刪丹云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

酒泉合黎案合黎鄭與水經以爲山名馬融王肅云是地名僞孔以爲水名王逸九思云過桂車兮合黎注云桂車合黎皆西方山之名叔師用今文說亦以合黎爲山名然則馬王以爲地名僞孔以爲水名皆非也陳喬樞說續漢志云張掖郡刪丹弱水出前志於刪丹下稱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然則古文說謂道弱水自刪丹非謂弱水出刪丹也續志所云當是今文家說何以明之淮南陸形訓云弱水出自窮石高誘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北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攷說文山部云岍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从山几聲而隋志刪丹縣有祀山弱水祀山疑即岍山之譌岍山蓋即窮石之別名淮南及說文所載或說皆以弱水所自出在刪丹縣是本今文尙書說故與桑欽古文說不同也案漢志謂呼蠶水入羌谷水羌谷水入居延海班氏據西京圖籍以今黑水河爲正源桑氏傳古文尙書則以爲弱水正源出剗丹其說略異若志於金城郡臨羌云有弱水崑崙班氏不以此爲禹貢弱水也。一作至于合離。水經山澤篇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西北注云合離山即合黎山也作離蓋三家異文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職于合離

餘波入于流沙

漢志張掖郡居延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郡國志水經山澤篇同史記集解引鄭注地理

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云西北者尙書後案以爲裴謨淮南陸形訓曰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又曰西王母在流沙之濱樂民挈閭在昆侖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王逸注離騷云流沙沙流如水也尙書曰餘波入于流沙又注招魂云流沙沙流而行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今文導作道。史漢同集解鄭元

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通典載鄭君引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脊較集解爲詳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上爲天苑星黑水出其南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今文導作道。史漢同漢書西域傳曰河

其河北流與慈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淮南陸形訓曰河水出昆侖東北取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注云渤海大海河水自昆侖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水經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又河水篇崑崙嵯峨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

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隅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邪注引高誘
淮南注云河出崑崙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山積石
山其說小異又淮南陸形訓云龍門在河淵高誘注云龍門在河
東焉翊夏陽舛又本經訓云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
門未開呂梁未發注云龍門河之隘在左焉翊夏陽北禹所鑿也
又修務訓云禹沐浴涇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注云龍門水
門魚遊其中得過者便爲龍故曰龍門禹開而大之故曰鑿也孝
經援神契曰禹鑿龍門闢伊
閼漢石門頌曰禹鑿龍門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今

文作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伾。
史記曰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伾。
索隱曰盟古孟字又河渠書曰河舊衍溢害中國也尤甚雒是爲
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
大伾論衡曰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孟津亦曰盟津尙書
所謂東至于孟津雒津是也薛綜東京賦注曰砥柱山名也河東
縣東南向居中猶柱然也又曰孟津四瀆之長故武王爲諸侯約
誓於其上尙書曰東至于盟津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

以爲津。一作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
汭至于大伾。漢志曰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盟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又溝洫志曰河災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唯
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盟津雒內
至于大伾溝洫志作雒則地理志洛字蓋後人改之汭溝洫志作
內猶雍州渭汭又作內也伾尙書釋文云本又作伾字或作伾段
玉裁說按東京賦底柱輟流鐔以大伾李善注引東過大伾此正
釋文又作之本也夏本紀水經作伾疑卽伾字之異體也江聲說
水經云大伾地在河南成皋縣北張晏注溝洫志說同而鄭氏以
爲在修武武德畝臣瓚又以爲黎陽臨河山蓋諸家誤執山一成
伾爲說故皆不得其實大伾實是地名非山也其字從水經與
史記同水經注五卷引鄭元曰大伾地喉也流出伾際矣是足證
大伾爲地名矣

北過洧水至于大陸

。今文一作北過絳水。史記漢志皆作降

東入海又信都國信都云故章河故庫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
水亦入海段玉裁說此皆釋禹貢也而字作絳則前志述禹貢經
文字亦必作絳不爾則禹貢絳水四字前無所承今本地理志溝
洫志錄禹貢皆作降淺人用尙書改之耳夏本紀河渠書索隱亦

皆作降且分別之云地理志從糸作絳而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絳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方山東北流冀州入海卽地理志桑欽說也張本作絳與小司馬本作降不同蓋今文尙書作絳是以史漢皆從之陳喬樞說水經注引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與班志所引不同疑班志海字乃漳之誤桑欽治古文尙書者以絳水爲入漳此據古文說故班志特著之其信都下以絳水爲入海此據今文家說也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今文作北播爲九河同爲迎

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今文作北播爲九河同爲迎
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所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
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又太史公曰
東關洛作汭大邳迎河據此足知本紀河渠書逆河當作迎河
本紀入于海當作入于勃海後人妄改之也陳喬樞說天官書云
中國山川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天文志增其文曰尾沒於
勃海碣石此言川流盡於勃海山脈盡於碣石也經言夾右碣石
入于河知迎河在碣石之西矣又言至于碣石入于海知海又在
碣石之東矣禹之道河從碣石入勃海上應天文下協地理案溝
洫志與河渠書略同志又載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

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宜卻徙完
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周譜即
桓譚新論稱太史公世表效周譜者禹貢雖指云王橫所稱西山
即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者高地即史遷所謂至大邳引
河北載之高地者也據周譜稱定王五年河徙則五年以前仍爲
禹迹漢書敘傳商竭周穆正指定王五年事○一作又北播爲九
河同爲迎河入于勃海○漢書地理志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
河入于海而志於勃海郡云莽曰迎河南皮云莽曰迎河亭溝
志曰播爲九河同爲迎河入于勃海據此足知地理志本作迎河
勃海亦淺人妄改之今文尙書逆爲迎王莽用今文尙書也臣瓚
曰禹河入海在碣石元光三年河徙注勃海禹時不注也案孝武
紀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其入勃海與禹時不
異所異者改道從頓丘徙徙耳志於勃海郡平成曰虜沱河民脩
或曰徒駭河此禹貢故道也豈可曰禹時不注勃海乎禹河不注
勃海何以史漢於宣房旣築皆曰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乎淮
南要略篇曰禹剔河而道九歧高誘注云剔洩去也九歧河水播
歧爲九以入海也風俗通曰河播也
昔禹治洪水播爲九河自此始也

嶧冢導濊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

○今文導作道○漢志曰嶧冢道濊東流爲漢又東

爲滄浪之水隴西郡氏道云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武都郡
武都云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南郡華
容云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張衡南都賦曰流滄浪而爲
隍廓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左傳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是滄
浪卽漢之別流馬鄭皆以爲夏水蓋今古文之說不異水經注括
地志乃以武當之千齡洲當之非是說文木部云漾水出隴西柏
道東至武都爲漢从水漾聲重文漾云古文从養據許君說則史
記作漾蓋兼存古文漢志氏道下作養亦卽從古文而省水旁耳
漾爲古文則漾當爲今文漢志述禹貢蓋用今文王逸注楚辭思
美人云嶓冢山名尙書嶓冢導漾又注九歎云漢水名也尙書曰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叔師用今文正作漾段玉裁云漢水名也尙書作
養與說文違非也王念孫說至武都爲漢上脫東字東漢水東字
後人所加其說皆是志於西縣下曰嶓冢山而氏道不著山名明
嶓冢已著於西縣故郡國志鄭注引地理志說文水經山澤篇漢
水篇皆言隴西氏道與漢志合淮南陸形訓曰漢出嶓冢高誘注
嶓冢山漢陽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雍州入江其說
亦同魏收魏書地形志始言宜羌亦有嶓冢後人遂謂嶓冢一在
宜羌州北東漢水所出一在秦州西南西漢水所出不知古無兩
嶓冢○一作嶓冢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蒼浪之水○史記曰嶓
冢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蒼浪之水索隱曰馬融鄭元皆以蒼浪

爲夏水卽漢之別流也。漁父謂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是此水也。案：蒼浪蓋以青蒼得名。文選：陸士衡塘上行：垂影滄浪。泉李善注引孟子：滄浪之水清兮，滄浪水色也。今趙注所無。盧文弨以爲劉熙注據盧說，則今文家以滄浪爲水色，易說卦震爲蒼筤竹，言竹色青蒼也。古詩：東門行：上用滄浪。天言：天色青蒼也。漢水青蒼，故曰蒼浪。李白詩：所謂漢水鴨頭綠也。

過三澁至于大別

○今文至一作入。史記作入。漢志作至。說文水部云：澁，增埤水邊土人所止者。夏書曰：過三

澁。陳喬樞說：案水經三澁地在南郡卽縣之北。鄭注引鄭云：水名。馬王竝同。此古文尙書說也。然則說文所稱乃今文家說矣。

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史漢同。水經：山澤篇云：北江在毗陵北界。

東入于海。與漢志合。然則漢志毗陵下云：江在北，其上脫北字。明矣。續漢志：吳郡毗陵亦云。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水經注引鄭元曰：匯，回也。漢與江門。轉東成其澤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今文作汶。山道江。○史記作汶。山道江。三國志：秦宓傳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

以會昌神以建福。又曰：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注引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左思蜀都賦：

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胎鑾而興作
○一作嶧山道江。漢志作嶧山道江陳喬樞說華陽國志曰七
國時杜宇稱帝于蜀號曰望帝其相開明決玉壘以除水害帝遂
禪位于開明此說出揚雄蜀王本紀故漢志云汶江縣有江沱旣
爲七國時開明所鑿則非禹時所有之江沱故漢志不繫之禹貢
然則郫縣所云禹貢江沱必尙書今文家相承師說以爲江之東
別者矣案孝經援神契曰決江開岷導四瀆書旋機鈴曰禹導積
水決岷山流九貢注云九貢九州之貢也水經江水篇岷山在蜀
郡氏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江水自天彭關東逕汶關而
歷氏道北又有湍水入焉江水又東別爲沱江又東逕西陵峽
歷禹斷江出峽東南流又南過江陵縣南又東逕郢城南又東得
漢章口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
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
注之此卽東別爲沱又東至于醴也
又東至于澧。今文澧作醴。史漢皆作醴史記集解曰馬融王
肅皆以醴爲水名鄭元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
有醴陵縣案澧醴通用禮運地出醴泉釋文醴本作澧爾雅謂之
醴泉釋文本作澧泉是其證惟水名陵名馬王鄭說異未知孰爲
今文陳喬樞云鄭
從今文家說無據

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屬兗州水經陶丘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荷澤在山陽湖陸縣南與志同史記集解引鄭注地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北字蓋誤釋名釋邱曰再成曰陶邱於高山上一重作之如陶甕然也。今文一作東出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史記作東出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陳喬樞說北東史記作東北此據今文尙書也攷山海經云濟水絕鉅野注勃海入齊琅槐東北水經歷敘沛水所經云又東北過甲下邑入于河又東北入海鄭注云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南城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又東北入海諸所言沛水入海皆云東北當從史記於義爲長漢志作北東疑是淺人依梅本尙書改之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俗通山澤篇曰南陽平氏縣

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卽復陽縣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河圖括地象曰桐柏山爲地穴淮南墜形訓曰淮出桐柏山高誘注桐柏山在南陽

導滑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今

史記作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北至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史記作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北至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爾雅釋鳥曰鳥鼠同穴其鳥爲鶡其鼠爲鼯李巡注鶡三輔黃圖言鳥鼠同穴皆不分別言之是鳥鼠同穴是一山河圖括地象曰鳥鼠同穴山之幹也上爲掩畢星鄭注本之分鳥鼠同穴爲二山蓋誤。一作東會于鄠又東至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漢志作東會于鄠又東至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水經曰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又曰漆水出扶風北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焉翊羽縣北東入于洛陳喬樞說攷漆沮二水竝入于洛洛復入渭故關關北三州記以洛水爲卽漆沮之水也漢志歸德下洛水入河河當爲渭之誤焉翊懷德下言洛水入渭是其證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澧澧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漢志作又東北

入于河道洛作洛字誤當爲雒。今文一作道雒自熊耳東北會于澧澧又東會于伊東北入于河。史記東北上無又字括地象曰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爲畢附耳星水經注引地說曰熊耳之山地門也雒水出其間淮南子陸形訓曰雒出熊耳注云熊耳在

上雒西北水經曰瀍水出河南穀城縣瀍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
雒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雒注云瀍水又東南注于穀
穀水自千金渠東注謂之千金渠也注又云澗水出新安縣南自
石山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澗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舊穀水亂流
南入于穀今穀水東入千金渠澗水與之俱東入雒矣水經又曰
洛水東北過盧氏縣南又東過鞏城邑之南又東北過宜陽縣南
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
自西來注之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

是九州攸同四隩既居史記於度字多作居

今文尙書蓋作既度大傳曰壇四與鄭注與內也安也四方之內
人所安居也段玉裁說此今文尙書有與無與之證也○一作九
州道同四與既宅○漢志曰九州道同四與既宅河圖括地象曰
長城者爲州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天有九道地有九州
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孝經援神契曰計校九州之內土
壤山陵大川澤所注萊沛所生鳥獸所聚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
四頃磽确不墾者其餘隄封于五百萬二千頃注曰言民少不足
以盡地利萊沛水旁漸洳不可耕者廣雅釋地曰帝堯所治九州
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其墾
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二說不同

九山刊旅

○今文作九山。葉族。○史漢皆作葉師。古曰九州之山。

禹貢之山實有九數。非謂九州之山以經攷之。汧及岐至于荆山。

一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嶽二也。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三也。太行恆

山至于碣石四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五也。熊耳外方桐柏

至于負尾六也。嶧冢至于荆山七也。內方至于大別八也。汶山之

陽至于衡山九也。攷經道山之文其數適合蓋山之數不止於九

而脈絡相承數山實止一山故可合之爲九山。觀經文皆言某山

至于某山是數山可合爲一山之證。白石神君碑曰居九山之數

此漢人以爲九山其數實有九之明證也。碑又曰體連封龍而封

龍山碑曰北岳之英援則白石亦屬北岳之別支。北岳恆山在禹

貢九山中故白石亦可云居九山之數。淮南陸形訓曰何謂九山

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此非禹貢九山。

一作九山甄旅。○漢延光二年開母廟石闕銘曰九山甄旅。錫瑞

謹案尙書緯鄭注曰甄表也。說文云葉槎識也。小徐云槎識謂隨

所行林木衰斫其枝爲道表識也是甄與葉義近故三家異文一

九川滌源

史記紀漢書志同九川見道九川史記索隱注。○今文

一作九川旣疏。○河渠書溝洫志皆作九川旣疏蓋亦

三家異文
非故訓也

九澤既陂

史記紀漢書志同溝洫志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又安功施乎三代錫瑞謹案禹貢之九川九山皆實有九

數則九澤亦當實有九數非謂九州之澤也以經攷之雷夏一也

大野二也彭蠡三也震澤四也雲夢五也榮播六也荷澤七也孟

諸八也都野九也適符九澤之數雷夏彭蠡震澤荷澤禹貢明著

澤名雲夢孟諸大野皆爲澤見周禮職方氏榮澤見左氏傳都野

澤見水經其或一州無澤或一州有二澤三澤蓋無一定非如職

方氏所載一州各一澤也據此又知王叔師楚詞注用今文說以

夢爲澤名其說瑣瑣蓋夢是澤名則雲夢祇一澤若以雲夢分爲

二澤是有十澤不止九澤矣風俗通山澤篇云傳曰陂者繁也言

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廣雅言九澤云都野孟豬彭蠡少原振

澤者毗沛澤雷澤幽都惟都野孟豬彭蠡振澤雷澤見禹貢其四

澤不可攷。今文一作九澤既灋。河渠書作九澤既灋疑亦三

家異文段玉裁說灋音所宜切在古音十六部陂从皮聲在古音

十七部音轉最近陂者障其

外灋者泄其中其義相成也

四海會同

錫瑞謹案今文家說四海亦實有東西南北四海見皋陶謨外薄四海引大傳若爾雅釋地云九夷八蠻七戎

五狄謂之四海說苑辨物篇云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乃別一義

六府孔修

史記孔作甚故訓字玉篇人部修下引書云六府三事孔修多三事二字疑亦三家異文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同史記曰眾土交正致

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庶作眾底作致皆故訓字於成賦絕句集解鄭元曰眾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漢志於成賦中絕句師古曰言眾土各以其所出交易有無而不失正致慎貨助以供貢賦皆隨其土田上中下三品而成其賦於中國也中國京師也案師古注與鄭注不同疑亦襲用漢人舊說王褒四子講德論云咸則三壤與漢志句讀同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漢志以錫土姓三字為句師古曰台

所敬養者惟德為先故無距我之行也台音怡陳喬樞說顏注漢書訓台為養與鄭注誼異又與偽孔傳以台為我不同疑是襲漢人音義舊說其訓亦本於三家解詁之異誼也史記以中國賜土姓三字為句錫作賜故訓字集解鄭元曰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

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
我天子政教所行錫瑞謹案中候握河紀曰堯曰嗟朕無德欽奉
丕圖賜爾二三子斯封稷契皋陶皆賜姓號刑德放曰堯知命表
禮契賜姓子姬皋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潛夫論志氏族
曰昔堯賜契姓子姬皋陶此皆今文說賜禹姓姁氏曰有夏伯夷爲姜氏曰
有呂亦不言皋陶此皆今文說賜土姓之事而言皋陶賜姓未賜
姓其說不同國語曰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
室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韋昭曰堯以四岳佐禹治
世有功封於呂命爲侯伯使長諸侯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
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復
錫土姓之一證也韋注國語蓋亦探尙書今文家說
五百里甸服史記曰令天子之國以外七字孫星衍說王制云甸服漢志無令天
至又云千里之內曰甸周語云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白虎通京
臣篇云法日月之經千里然則五百里者去王城外各五百里
也故史公說爲令天子之國以外國者鄭注曲禮云城中也錫瑞
諸案孫說非也史公明云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則五百
里甸服在帝畿千里之外如周禮職方氏甸服在王畿千里之外
也其外侯綬要荒各五百里合甸服五百里五服四面相距方五

千里加帝畿千里則六千里蓋史公言五服五千里不兼帝畿千
 里言之若國即是城中史公何必分別其詞云天子之國以外五
 百里甸服乎賈逵馬融以為中國方六千里蓋同史公之說然史
 公之意以為帝畿千里之外乃為五百里甸服納總之屬即在五
 百里甸服中而馬氏注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所納總銓結粟
 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為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里二百里者
 還就其服之內別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
 里至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相為方六
 千里據此則馬氏之意以為五百里甸服即是帝畿千里甸服外
 乃別有納總之屬雖皆云六千里而其義稍異馬或參用古文家
 說也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索隱曰說文云總聚束草也銓穫禾短錄也禮郊特牲云蒲越稹
 稹之美則結是稹之類也詩正義引鄭注曰總謂入所刈禾也銓
 謂刈禾斷去稹也結又去穎也。今文一作百里賦內總二百里
 內銓三百里內稹服。漢志作百里賦內總二百里內銓三百里
 內稹服師古曰總禾稹總入也內讀曰納銓謂所刈即禾穗也稹

稟也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粟米精者納少贏者納多段玉裁說漢志作夏是段借字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任國。今文作二百里

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今文作二百里。采事也。各受王事者案馬說與鄭王制千里之外曰采。注云九州之內取其美物以當穀稅不同。未知孰為。今文春秋緯曰侯之言。侯侯逆順兼司。侯王命者白虎通爵篇曰侯者侯也。侯逆順也。史公男邦作任國。用今文尚書非故。謂字漢書王莽傳莽封王氏女皆為任用。今文尚書制爵也。莽下書曰在采任諸侯是為。惟翰晉書地理志曰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侯。一作二百里男國。漢志無甸服外三字作二百里男國師古曰男之言。任任王事者三百里同主斥侯故合而言之為一等案。今文尚書男皆作任。漢志疑後人改之。三百里諸侯三當作二。史記漢志皆作三疑亦後人所改也。

五百里綬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史記曰侯服外五百里綬服三百里揆文

教二百里奮武衛。漢志無侯服外三字。師古曰綬安也。言其安服王者政教揆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也。三百里皆同奮其武力以衛

王者二百里皆同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禁

史記曰緩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禁集解馬融曰

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漢志無緩服外三字師古曰要以文教要束之也夷易也言行平易之法也三百里皆同蔡法也遵刑法而已二百里皆同案鄭注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與馬注訓蔡為法不同未知孰為今文陳喬樞以為鄭皆用今文說殊無塙證後漢書南夷傳云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史記曰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集解馬融曰

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流流行無城郭常居漢志無要服外三字師古曰荒言其荒忽各因本俗蠻謂以文德蠻幕而覆之三百里皆同流任其流移不考詰也二百里皆同案師古訓蠻與馬異未知孰為今文史記五帝本紀曰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島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匈奴列傳曰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武王居鄠鎬放逐戎夷以時入貢

命曰荒服漢書蕭望之傳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
喬樅說尚書正義云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
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綬要荒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
爲方六千里是賈馬雖治古文尙書而其釋禹貢皆從今尙書說
與歐陽夏侯同何以明之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內以王畿
千里言之王畿四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爲五百里故曰五百
里甸服謂距王城五百里之外名爲甸服也自甸至荒皆數其一
面每服面各五百里五服共爲二千五百里並王畿千里計之而
益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要服之內分布九州謂
之中國是爲中國方五千里賈馬所云方六千里者併荒服數之
歐陽夏侯所云方五千里者就中國言之也史記夏本紀載禹貢
文而以訓詁增成之曰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天子之國
軍王畿之內方千里者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卽甸服自百
里賦納總至五百里米距王城千里者是其說本今文尙書歐陽
等義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

史漢同論衡談天篇曰禹貢東漸於海西

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案王仲任習今文說今文說中
國方五千里仲任以爲東海流沙相去萬里者蓋仲任以爲東海

流沙在中國之外故東西相去萬里中國之地實止五千里故談天篇又曰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周時疆域與禹貢略同則仲任必以禹貢九州亦止五千里矣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王制之說多與伏生大傳同是知今文家說以東海流沙皆在中國之外經言漸被其德廣所及耳

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史記作朔南暨聲教訖四海漢書賈捐之傳曰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

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君房蓋訓暨為與以朔南暨聲教絕句苟悅漢紀引作北盡朔裔南暨聲教豫聲教者則治之不欲豫者不疆治也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朔南暨聲教諸夏是和是兩漢人皆以朔南暨聲教為句晉書地理志曰夏后氏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暨于江而朔南暨聲教近人或引說文曰頗見之義謂當以朔南暨為句非古義也且漢志作泉又何以解乎。今文一作朔南泉聲教。漢志作泉師古曰北方南方皆及聲教盡於四海也泉及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史記曰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尚書旋機鈴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元珪出刻日延喜王受德天賜佩鄭注禹功既成天出元圭賜之占者以德佩禹有治水功故天賜佩以元玉大義引春秋緯咸精符曰帝王之

與多從符瑞周威赤雀故尙赤殷致白狼故尙白夏錫元珪故尙
黑漢武梁祠石刻祥瑞圖曰元珪水泉疏通四海會同則至江藩
說元珪乃治水功成之瑞應天所以寵錫禹者據此則史記言帝
錫元圭亦謂天帝不謂堯矣錫瑞謹案史記稱帝皆二帝非天帝
與緯書說不同漢書王莽傳張竦爲陳崇紳奏曰是以伯禹賜元
圭周公受郊祀後漢書何敞奏詔朱由曰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
以夏禹元圭周公東帛敞六世祖比干學尙書於晁錯則亦傳今
文者其說與史公同而潛夫論五德志曰功成賜元珪以告勳於
天魏曹植畫贊曰天錫玄圭奄有萬邦則皆同緯書說蓋三家
書不同或元圭之出本爲瑞應禹得之以獻堯堯卽以賜禹故或
以爲天錫或以爲帝錫歟

受業盧豫章夏敬觀校